

理想  
国

against

章诒和 著

# 鄒氏女



以情索命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 版权信息

COPYRIGHT

书名：邹氏女

作者：章诒和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理想国

出版时间：2014年7月

ISBN：9787549555628

本书由理想国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 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## 引子

清晨，张雨荷往铝质双耳饭锅里扔进一勺剩饭，加水，加切细的青菜，大火煮开，加盐，搅两下，盖上锅盖，焖十分钟，做成一碗南方人喜吃的“菜泡饭”。原本青菜丝是应该用油炒熟才香，但经过底层磨砺，她习惯了简陋、草率。再从玻璃瓶里夹出一块玫瑰腐乳——这便是早餐了。胡乱吃下，之后漱口，把短发用木梳“刨”两下，连镜子也不照，知道自己再收拾也是一副倒霉相。拎上仿革黑提包，锁了房门，走出了机关宿舍。

起风了，吹动了马路两侧的梧桐树，树叶沙沙作响。离开省城整整十年，重返城市，觉得唯一没变的就是人行道上的老梧桐。

一九七八年秋，张雨荷跨出了监狱大门。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，因为在她的现行反革命罪行里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恶毒攻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。一九七六年十月旗手倒了，张雨荷出狱的机会就来了。一年后，S省法院宣布“无罪释放”，人也回到省城。公安厅负责她的冤案纠正工作，开了个省直文化系统的平反大会。会上她最后一个发言，都以为要热泪盈眶地千恩万谢，谁知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好歹走上了有阳光的路上，可惜更多人死在了没阳光的地方。”主持会的公安厅负责人的脸立马“黑”了。

文化厅负责张雨荷的政策落实工作，找她谈话。她对人事处处长说：“我有两条要求。一、不回剧团，因为十年前就是从那儿抓走的。

二、我要住机关宿舍，好歹一间就行。因为机关宿舍有食堂，我懒得做饭。”

人事处处长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尽力吧。”

张雨荷口气柔和地说：“不给房子，我就住到你家。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你看我敢不敢。别忘了，我是从大牢里放出来的。”

文化厅的最高长官是厅长，这一任的厅长姓伍，单名柏，是一个全国知名女作家的亲侄，喜欢舞文弄墨，省报上常有他不长也不短的散文，写写风景名胜，说说文坛掌故。伍柏对张雨荷安慰道：“放你半年假，四处走走吧！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安置和房子问题，大概就基本解决了。”

“好，我等着。”

张雨荷从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转了一圈回来。果然，伍厅长说到做到。工作安排好了，在文化厅剧目室当干部，道地闲职，绝对冷差。上班无非是喝茶、看报和闲聊。若有歌舞、戏剧、曲艺演出，就去礼堂、戏院泡上一个晚上。第二天剧目室评估演出，张雨荷低着头，一遍一遍看说明书。同事叫她发言，她说：“我刚出狱，现在只会骂人扯谎偷东西，专业知识全忘了。”

这话把剧目室主任气得够呛，跟伍柏厅长说：“把她调走吧，有这个人跟没这个人一样。”

伍柏瞥了一眼：“人家关了十年，没疯就是好的。等恢复了灵气，兴许你还赶不上她。”

张雨荷的住房也分配好了，是机关宿舍没人要的一间“三无”小平房。所谓“三无”即无卫生间，无厨房，无日照。之所以没人肯住，主

要原因是最后一条，嫌二十四小时无日照，人称“阴宅”。张雨荷二话不说，扛着铺盖卷，搬了进去。她不嫌，这比住牢房强多了。她不买家具，到机关库房去找，那里破桌椅，破衣柜，破书架，一应俱全，张雨荷挑了几件拉到“阴宅”，烧一大锅开水，放点碱粉，把所有的旧家具烫过，拿刷子刷上几遍，再晾干，就用了起来。老家具咋啦？收过尸的她，死人的东西也敢用。

以往的张雨荷爱说笑。不承想，平素所讲的闲话、怪话、牢骚话、落后话、反动话在“文革”中被一一揭发出来。她在剧团供职，演员揭发的时候，添油加醋，绘声绘色，有的还加上表演。原本很普通平淡的一句话，经过形象化处理，都成了射向社会主义和党的支支毒箭，饱含恶意。出狱后的她，决心接受教训。偌大一个省文化厅上下几十口，她谁也不搭理，唯有两人例外。一个是食堂卖饭菜的黄大妈。中饭，晚饭，张雨荷餐餐顿顿都提前来到食堂。端着两个大大的搪瓷碗，候着。黄大妈在哪个窗口卖饭菜，她就站在哪个窗口。小玻璃门儿一拉开，张雨荷总是笑眯眯地叫声：“黄大妈！”又笑眯眯地看着热腾腾的米饭和香喷喷的炒肉，盛进自己的碗里。临了，还不忘笑眯眯地说上一句：“谢谢啦！”时间一长，话就多了，张雨荷常向她请教：“猪肝汤怎么做才香？”“蒜苗炒腊肉，你是怎么做的呀？”周日，机关食堂关门，张雨荷自己烧菜。到了周一，她会主动向黄大妈汇报自己的“烹饪”心得。两人亲热极了，黄大妈给她的饭和菜总是比别人多。其实，张雨荷原本就会烧菜，她不过是装傻卖乖罢了。这是监狱里带出来的毛病，女囚们个个讨好犯灶的炊事员，只为碗里能多上两口饭，一勺菜。

张雨荷搭理的第二个人，是文化厅传达室的李大爷。剧目工作室只有一份省报，这张省委机关报，她在大牢里足足朗读了十个春秋，现在都“条件反射”了：瞧见报头，人就晕。她从读中学开始，就喜欢翻阅报纸和杂志。家里，父母订阅了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且一定就是十几年，直到“文革”抄家，扫地出门为止。外省的报刊杂志，文化厅里也是有的，不过都是给处长级以上干部订阅的。

张雨荷跑到传达室，亲热热地叫着：“李大爷！”接着跟李大爷商量：“每天清晨能不能把《文汇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先让我翻翻，之后，再分别送给电影处处长和艺术处处长？”

李大爷问：“这两份报纸，你要翻多久？”

“顶多半个小时吧。”李大爷点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张雨荷把准备好的一袋上海奶糖撂到三屉桌上。

上班后的张雨荷时不时在文化厅办公楼的过道里，与伍柏不期而遇。伍厅长喜欢和她闲扯几句。这天下午，快下班的时候，他们碰上了，在办公大楼前面的水泥小路。小路是通向庭园的，文化厅修了一个小巧的庭园，四季有花。为的是职工做完工间操，还可以散散步。

伍柏问：“听说，你现在是独身。”

“是。”张雨荷答。

“不小了，三十几了？”

“不是‘不小了’，是挺老了。”

“找个合适的吧！再赶紧生个孩子。”

“不想嫁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能跟我说说吗？”

张雨荷把目光投向天空，说：“不为什么，我喜欢独身。”

伍柏摇摇头：“时间再久一些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”

厅长匆匆走了，小路就剩下张雨荷。以往，她觉得这个庭园很热闹，也花哨，今天开粉花，明天开黄花，一派草木气息。走进稍远一点的松林，特别让人心旷神怡。但是，此刻不同了：树叶稀疏了，色调凝重了，阳光也倾斜得厉害，倏忽的光线，像个逃学的孩子溜进树林，很快又溜走。阳光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同自己告别了的青春……张雨荷加快脚步离开庭园，免得伤感。回到办公室，刚好下班，慌忙收拾好钢笔、笔记本和正在死啃的黑格尔《美学》。

走到机关门口，李大爷叫着她的名字：“张雨荷，你的信。农场的！”

一定是她，一定是她了——张雨荷心里一下子收紧了。

她是谁？

她叫邹今图。一个让张雨荷“独身”至今的女人。

张雨荷站在机关门口，急惶惶把信封拆开。没错，就是邹今图写来的。纸薄，信短，监狱有规定：一封信只准写二三百字，只许写给亲人。

张雨荷：

原谅我直呼姓名，既不能再叫你同改，也不能称你为同志。

知道你释放了，又恢复了工作，我太高兴了！你好吗？我们不是亲友，所以给你写这封信是经过邓梅干事特别批准的。要告诉你的是，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、自觉地劳动改造，争取人民政府宽大减刑，提前释放，为的是早日和你见面。

祝你思想好，工作好，身体好！

邹今图

张雨荷没有直接回宿舍，而是到一家电影院买了张印度老电影《流浪者》的票。她要用拉兹与丽达的故事，赶走对监狱的回忆。但是回到宿舍，人躺床上，邹今图就钻进了她的脑子。

人未合眼，心已乱。

# 上编

## 第一节

张雨荷到M劳改农场女犯中队，就认识了同在二工区劳动改造的邹今图。她给人的印象很不一般：如男子一样的壮硕，比所有女人都灵巧。出工，她走在前面。跨一步，顶别人两步。收工，也走在前面，别人筋疲力尽，她神采奕奕。回到监舍，大多数女犯在洗洗涮涮，邹今图已收拾得妥妥当当，换上干净衣裤，盘腿坐在铺位上，一针一针纳鞋底了。她的面孔无论从正面看，还是从侧面瞧，都带“男相”，四方脸型，鼻隆嘴阔，皮肤微黑，眼珠是灰黄色的，头发粗得吓人，好像每一根都能当铁丝用。邹今图的针线活儿实在好！拿上针线，那粗大的手指顿时柔软起来。绣花针拖着细细的五色棉线，像着了魔一样，飞来穿去，缠来绕去，又服服帖帖落在布上，组成美丽的图案。她和刘月影的女红是中队里最好的，差别就在花鸟图案的设计和颜色上了。刘月影的艳丽，她的淡雅。

张雨荷喜欢看邹今图刺绣，除了她喜欢看，那个半疯癫的留美博士李学珍也喜欢看，而且一看，就不说胡话了。张雨荷没看几回，二工区组长苏润葭就警告张雨荷：“别接近她。她是根针，你若成了线，那就缠死了。”

张雨荷奇怪：“什么叫缠死呀？”

“黄君树就被她缠上了，每年挨罚。”

“她俩咋啦？”

苏润葭不答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”张雨荷又问，

苏组长悄声吐了三个字：“磨豆腐。”

“什么叫磨豆腐？”张雨荷忽地懂了，喊了一句，“是不是同性恋呀？”

“你喊什么！”苏润葭狠狠瞪了一眼。

张雨荷觉得自己是“蒙”对了，对“磨豆腐”三个字，却是不解其意。

自苏润葭提醒后，张雨荷也曾留心观察，似乎邹、黄二人的行止没什么异样。她对黄君树印象不错，清秀，纤弱，沉静。从不说脏话，还有难得的文气。

初夏，周六的晚上，女犯中队陈司务长，从收音机里听了天气预报后，便把张雨荷叫到队部办公室，说：“我不得空。派你明天下山到县城的粮站，把我们中队下个月的囚粮指标办好。”

“是。”张雨荷站得笔直，简直是喜出望外！

陈司务长随即将盖了农场公章的三联单递给她，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元钱钞票，说：“你在县城给我买两包代乳粉。陶陶等着要吃。”陶陶是她的儿子，一岁多。陈司务长又补充一句：“你带张塑料布去，把代乳粉包好，听说明天有雨。”

回到监舍，易风竹问道：“是哪个干事叫你？”

“陈司务长。”

“司务长叫你，准是有好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舔舔干瘪的嘴皮，说：“司务长喊犯人办事，肯定是要你买吃的、穿的，对不？生产干事派犯人到场部，肯定是领农药，扛化肥。

最怕管教干事喊犯人，一定是有谁检举了你，叫你去‘背书’。”

苏润葭打断易风竹的话头，说：“你就会讲劳改经。晚上政治学习，让你说说国内外大好形势，怎么吐不出一个字来？”

听说张雨荷明天要进县城。那些坐在自己铺位上打补丁的、纳鞋垫的、靠着枕头养神的女囚，都围拢来了：

“你帮我带半斤糖吧，我给你钱。”

“我要一块香皂。”

离张雨荷铺位最远的犯人称陈慧莲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皮夹，翻出钱来，请人递给张雨荷，恳切地说：“你明天进城，帮我买半斤水果糖，要上海货。我有时发虚，心慌，嘴里含颗糖，人就要好受些一点。”

陈慧莲七十岁上下，是天主教徒，面容消瘦，不苟言笑，一对眉毛，弯似柳叶，一口好牙，细密洁净。无论三伏还是三九，都是一件雪白的衬衫贴身，再配上煞白的皮肤，别说是监狱，就是在外边，这样的老妇也是少见。张雨荷小时读教会学校，能想象出她昔日的仪态来，怎地也发配到这里了？姜其丹偷偷告诉她，“她犯的是里通外国罪”。

张雨荷问：“是向外国人提供情报啦？”

姜其丹把头一歪，轻蔑地说：“胡扯！拿我来说，仅仅和教会里的外国人说几句话，也是里通外国。”

平素，张雨荷同姜其丹很“合拍”，甚至不用说话，凭眼神就能交流。犯人之间的“过节儿”，张雨荷搞不明白，除了问苏组长，就去找她，而且她比苏润葭有人情味。

张雨荷对陈慧莲说：“你的病靠吃糖不管用，要找卫生员才行。”

“你是指那个吴艳兰吗？”她摇摇头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

陈慧莲说：“这个人心肠不好，从来不把我当病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嫌我是资产阶级加帝国主义走狗，罪大恶极。”

“吴艳兰是一贯道，她有资格说你？我看天主教比一贯道强。”张雨荷这句话，让从来不笑的陈慧莲，笑出了声。可怜她瘦成一把骨头，张雨荷说：“半斤太少，吃不了几颗就没了，遇见奶油的，就给你买一斤吧。”

“奶油糖？”陈慧莲眼里闪出光亮，接着又叹气，说：“不能多买啊，我和你不同，没有经济来源。”

陈慧莲是老病号，心脏病严重。这病在外面还有治，可到了监狱，只有等死。女犯中队的干部批准她不外出劳动，已是法外施恩，特别宽大了。姜其丹暗中帮她料理生活琐细，为此多次受到点名批评。她不管，照样干。一次，给陈慧莲洗内裤，被告发。

晚上，在小组学习会上，她站在当中，工区干事邓梅问：“你错了没有？”

姜其丹答：“错了。”

“错在哪里，你说说。”

“错在违反监规。”

邓梅问：“监规怎么规定的？”

“犯人之间不得互相拉拢。”

“下次陈慧莲叫你洗东西，你做不做？”

姜其丹不答。

“你还做不做？”

她低着头，只是低着头。

邓梅急了，走到她跟前，吼道：“你以后还做不做？”

姜其丹仍是不吐一字。

“啪”——邓梅伸手扇了她一个耳光。

这是张雨荷第一次看到邓梅发威，打人，没想到挨打的是姜其丹。姜其丹当没事儿一样，把头一扭。扭头的一刻，与张雨荷的目光相遇了。那一瞬，张雨荷觉得她就是英雄。

张雨荷接过陈慧莲的钱，姜其丹就凑过来问：“她给你多少钱？”

“五毛。”

“你等着，我再添几毛。”

别看监狱犯人穿一样的衣，吃一样的食，日子还是不同。张雨荷的母亲每个季度都有汇款，尽管每次不过两三块钱，但就凭着这个，她成为女囚们最羡慕的人。像死去的汪杨氏，尽管有四个儿子在公社劳动，可她还要从每月二块五的零花费里积攒点钱，春节的时候寄给儿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说：“当社员还不如当犯人，只有工分，没有现钱。”刘月影不也是攒钱寄给在成昆线上工作的儿子吗？差别就是这样大。张雨荷觉得监狱苦，可许多农村犯法分子觉得囚徒除了没自由，日子过得比社员强！怪了。

即使没有政府提倡和展开“改造与反改造”斗争，犯人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摩擦、隔阂与罅隙，由此生发出许多的口角、较量，甚至打斗。然而，在“吃”上，所有的罪犯都是一致的。

“张雨荷，给我买一个猪肉罐头吧，记住！挑的时候，要选猪油多的。”说话的是黄君树。

“我怎么知道油多油少？”

黄君树说：“你就看玻璃瓶子里上面的那层白油嘛，厚，就是油多；薄，就是油少。”

张雨荷笑了：“我还真的长了见识。”

李学珍凑了过来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新崭崭的五元钱钞票，大声道：“我要买十斤糖！”好神气！

易风竹从后背给了她一拳，说：“你以为在美国吧？想得倒好，十斤糖！”

监舍的人哈哈大笑。张雨荷说：“我买不了那么多。”

李学珍气呼呼，问：“为什么你给黄君树买？给陈慧莲买？分明是不平等嘛！”

很久没听过“平等”这个词儿了，张雨荷接过了女博士的钱，说：“我尽量吧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。”

待众人散去，苏润葭对张雨荷说：“明天给我称半斤豆瓣酱。有时嘴里头真没味儿！喏，这是瓶子，里头有两毛钱。”

“你怎么把钞票放到瓶子里？钱是最脏的东西。”张雨荷说。

“再脏，也没这里的人脏。”

“我就觉得自己不怎么脏。”张雨荷说。

虽然监规上规定，罪犯不得高声喧哗，实际上，只有等所有的犯人都入睡了，这间拥挤着几十人的牢房，才会有宁静。

无需多久，监舍里鼾声起伏。张雨荷一向患有失眠症。到了劳改队就无药自愈了。其实，有药：这药，就叫“累”。收工回来，累得连话都不想说，只想躺倒，躺在哪儿都可以，倒在什么地方都行。这个夜晚张雨荷毫无睡意，全副心思地盘算：明天进城自己该吃什么？炒

肉一份，是肯定要买的，要一口气吃光，一片也不剩。若碰上炒猪肝，也要尝上一盘，唉，好久没尝了。要吃上两根焦黄的、香香的油条，还要一碗炒饭，再要一碗馄饨，一碗醪糟，里面的鸡蛋要放两个，起码两个。最后还要吃点甜的。张雨荷很清楚，犯人来自五湖四海，有的在家里听留声机，有的门前听狗叫，有的读了半辈子书，有的种了一辈子庄稼，如今同睡一条铺板了，还有了许多相同处。最大相同处是都想吃好的，如一碗白米饭，一块大肥肉。

第二天起来，张雨荷的精神并未因失眠而萎靡。当班的干部是中队长，见她穿的衣服不像是上山劳动，便问：“你今天去干什么？”

张雨荷答：“报告中队长，是昨天陈司务长让我进县城拿囚粮的三联单。”

中队长又问：“就派你一个？”

“是。”

陈司务长大概是听见了中队长的询问，忙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，解释道：“就是到县城拿张三联单嘛，派个有文化的犯人去就够了。”

中队长点点头，不再说啥。

张雨荷心里高兴透了：这一下，没人监督了，想吃啥，吃啥了；想吃多少，就吃多少了。

张雨荷下山了，快步如飞；如同怀春少女扑向渴望已久的情人。

## 第二节

这个靠近西南边陲的县城，北倚元宝山，南临沙白河。顾名思义，那山，远看状如元宝；那水，一眼可见河底白沙。据说，从小喝这水长大的女子都是眉眼柔似水，皮肤如白沙，即使相貌平平，也是别有风致。

邹开远算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。乡下有田土，城里开药铺。开药铺是经过掂量的，不管你有钱还是无钱，不论你是国军还是共军，人都会生病；即使落草为寇，也有生疮害病的时候。所以，越是动荡不安，兵荒马乱，药铺的生意就越兴隆。邹开远善于经营，也懂点医，一些丸散膏丹还能亲手配制，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未知病，焉知生。”他凭做事用心，没几年就发了。在待人接物方面，多采取“守势”，都是别人找上门来。就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消极的处世态度，却使他在县城有了不错的人缘。

这个所谓县城，无非有一条贯穿全城的马路和几条小巷。那时所谓的马路，根本算不得马路，土路罢了。巷子的名称，都易记好听。玉兰巷，是因为街的两头各有一株玉兰。烟袋巷，是由于街巷在三分之二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儿，呈烟斗状。水塔巷，那里肯定有座水塔。邹开远的药铺坐落在蓝白巷，巷名以一个染房命名，它专营以蜡染之法做蓝白图案的土布。虽为蓝白二色，却美丽奇绝，什么时候看，都清爽宜人。在染制的图案中，又以“八卦图”、“蝶穿竹”和“葫芦万代”三

种图案最有名。“蓝伞把天撑得稳，鱼虫鸟兽都开心”，这是当地流传的“蜡染歌”里开头两句，说得一点不错。

读过私塾的邹开远，没打算把生意做多大，日子过得滋润，手里有些闲钱，足矣。他喜欢老庄，处世超脱，再烦心的事，也能淡然处之。“活在乱世，能安心赏月，就行了。”这是他常说的一句。对生老病死，他持宿命观点，说：“别惦记长寿，无非说来好听。依我看，越想长寿的人越早死。阎王爷手里掌着生死簿呐！什么时候想起来你，朱笔一勾，就跟着走了。”邹开远的日子也简单，每日两餐，下午一顿，大多在家，必有他吃不腻的一盘蒜泥白肉，半斤起码。旁边是个小碗，碗里装的是米醋。白肉蘸米醋，一片接一片，三下五除二，能把这整盘肉全都塞进肚子里。到了娶妻的年龄，他身体健壮，品貌周正，唯一不足的是眉毛略淡，眼睛略小，显得英气不足。但因家产殷实，为人踏实，仍是县城里受尊敬和被羡慕的人家，都说谁家的小姐能嫁到邹家做儿媳，才叫福气呢！按着老规矩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在父母包办下，经过一番挑选，他结婚了。夫人金氏，眉清目秀的，是一家茶庄的独女。茶庄经营的是本省盛产的沱茶和红茶，通过船运，贩卖到外省。

成婚那日，诸事顺心。喝喜酒的人，没个不高兴的。唯有揭盖头的时候，邹开远急了些，气力大了些，不小心把斜插在新娘鬓角的簪花，扯了下来。女客们不觉“呀”地惊叫，长辈们说，不要紧，捡起插上就是。谁知新娘把头一扭，不干了，背转身去。好一阵劝，才又重新面对新郎站好，婚礼得以继续，但热闹气氛似乎差了一截。

夜静了，洞房里传出男女间的对话——

“为什么不让我把花儿戴上？”

对方沉默。

“是嫌我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啥？”

“簪花本是个又干净、又讲究的物件，一旦落到地上就任人踩踏了。”

邹开远问：“那你让我踩踏吗？”

对方又是沉默。

“说呀？”

“不说。”

.....

裙翻绿浪，袖洒红霞。毕竟是开药店的，那床上气象万千，与寻常男人自是不同。女人先是心满意足，之后就气喘吁吁地求饶——若再来一次“踩踏”，自己就要被踩死踏穿了。征服女人需要有“十八般武艺”，从涵心养性到一饮一啄，邹开远慢慢施展，白天是一丝不苟的老板，夜里是天塌地陷的斗士。他喜欢女人，性欲旺盛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太想要孩子了。

邹开远深情地对妻子说：“以后，你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自在得跟‘风摆柳’一样。可就是要给我生孩子啊。”

“嗯，生。”女人羞得深深地把头埋进了被子。

知道妻子喜欢花草，邹开远让伙计在院子里栽上一排杜鹃，一排山茶，红白两色相间。又砌个花坛，种上梅与菊，希望从春到夏，都有花可看，有香可闻。他觉得这样才与花模样、玉精神的妻子相匹配。

妻子从不过问丈夫的药铺，一月下来挣了多少钱，半句也不打听。因为识字，金氏能整日看书，《红楼梦》翻了无数遍。也写字，每日两页小楷。若有戏班到县城唱戏，那是一定要去的，什么《王二姐思夫》呀，《杜十娘》呀，场场不误。很多戏的剧情来自《醒世恒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，她太熟悉了。这些书在娘家就都看过的，尤其喜欢看好角儿的表演。像王二姐思夫之时和杜十娘跳江之前的大段唱腔，实在是好，听了还想听。邹开远知道自己女人是兰心蕙质，冰雪肚肠，便也放手让她去听。一次邹开远多喝了酒，趁着酒劲，用一根筷子敲着酒杯的杯沿儿，一手按住金氏肩膀，说：“你能给我唱一段‘思夫’吗？”

金氏嗔道：“我是妻子，不是戏子。”以后的金氏也还是看戏，但热情大减。这件小事，让邹开远看到妻子性格里冷静的一面。

金氏善女红。说起来，也是家传，自幼就勤习刺绣，衣服，围裙，荷包，鞋垫都可以绣出图案来，图案以花朵、飞禽和几何图案为主，样子都娇柔可爱。有一次，邹开远看到她绣的一块门帘，深蓝土布上是一对飞翔的白凤凰，那张开的翅膀就像眼前有空气荡漾其间。丈夫感慨地问：“你是仙女下凡吗？”

春华之后，跟在后面的是秋实。一日，金氏呕吐得一塌糊涂，人顿时软了下来，白净的脸变得蜡黄，有时几乎走不动路，身上像没了骨头。问医后得知：有喜了。告诉丈夫，邹开远兴奋得成了一个孩子，围着院子转了几个圈子，两只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了。接着，就开始在这座小县城里转悠，酒馆，茶馆，布店，肉铺，干果杂货店，理发馆，都转悠到了。最后，往县城中央的交叉路口一站，尽情

感受到近似春风般轻柔、又近乎秋阳般的温暖。回到家里，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要给你找个丫头，好好伺候你。”

挑个小丫头或选个老妈子，还不容易？偏偏碰上这个心高气傲的金氏，就难了。

来了一个，初试还行。干了不足一月，就打发了，嫌手脚太笨，端一碗粥，死掐着碗沿儿，指甲盖儿都“掐”进粥里了。

又来一个，也是干了没多久，嫌脑子发“木”，夫人问一句，张着大嘴，两眼朝天，半天不答。于是，又打发了。

再来一个，还算满意，不笨也不傻。正待“转正”，却发现脾气太大。一次，把汤面做咸了，金氏说了一句，这就不行了，跺脚又撅嘴，弄得金氏反去哄她。于是，再次打发。

事情大概就是需要绕来绕去，才有着落。一个年轻的女子出现了，据说她来自很远的地方——自称叫六九，即“留久”之意。金氏把她留下，改字不改音，叫留玖。

留玖生得水灵，凤眼，薄唇，两道剑眉斜插鬓角，给人一种灵巧、自信，甚至带着几分凌厉的感觉，学啥都快。一副好身子骨，身轻如燕，走起路来像一只随风飞舞的蝴蝶。金氏不让她干粗活，就搁在身边当个贴身丫头使唤，陪自己打发时光。初来，以为留玖会觉得日久生厌，偷着出去玩玩，谁知她非但寸步不离，还常常给她揉腿捶背，一个时辰下来，额头上连个汗珠也无。这更让金氏把她当成宝贝。

肚子渐大，留玖主动提出给金氏洗澡擦身。初夏的夜晚，留玖把洗澡的大木盆端到卧室，先把一壶热水倒进盆里，又烧一壶放在盆边，好随洗随续。再拉上窗帘。

金氏说：“太暗了吧？”

留玖低头说：“暗呀，暗才好。”

衣裤尽褪，全身赤裸，金氏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。留玖却不在意，从容搀扶她坐进盆里，再用自己细长的手指，往她身上撩水，不时地问：“烫吗？”滑腻的肥皂泡沫涂满了上身，香气四溢，前胸，肩膀，脖颈，后背，腰，腹，胳膊，大腿，小腿，脚趾，顺次洗来，金氏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好舒服！”留玖攥住金氏肥大的乳房，细细地上下搓，慢慢地左右揉。灯下，留玖的脸上兴奋得竟有了红晕。这情景太诱人，能引发出心底一股无名的冲动，尽管是女人对女人。留玖挽着金氏两只胳膊，让她站在盆里，细声道：“我给你洗洗下面。”

金氏任她摆布了。留玖把沾满的肥皂泡沫的一只手，伸进屁股夹缝中间，有如探路。金氏感到不惯，说：“那个地方，我自己来吧。”

“我来吧！肚子大了，不好弯腰，也够不着。”留玖说这话，并不看金氏。

留玖用两根手指围着阴蒂，像转圈一样，转了又转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金氏大惊，用手臂把她的手挡开，说：“你别洗了！”

“这儿最脏了，我要好好洗。”留玖的声音与神情，全然不可琢磨。

在用毛巾给夫人擦干的时候，留玖说：“眼看着入夏，这澡往后就更要勤洗了。这事，得听我的，要是嫌我手指头不好，下次，我用脚趾头洗。”

“脚趾头洗？”金氏眼睛瞪得老大、老大。

“对呀，用脚趾洗下身，会更舒服，洗了还想洗。”

这个本名叫“六九”的女子，到底来自哪里？天上的仙女？还是地狱里的妖精？金氏觉得自己的神志恍惚起来。

骤然间，有风掠过，从窗帘的缝隙吹进，凉啊！站在身后的留玖伸出双臂抱住金氏的粗腰，小脸贴着她还冒着湿气的后背，说：“太太，别怕，有我呢！”

金氏的手指找到了留玖的手背，不想，这手背的皮肤竟也光洁润滑，她哪里是丫头？

夜里，金氏对丈夫说：“这个留玖，人小鬼大。”

邹开远问：“她怎么啦？”

妻子说：“今天她帮我洗澡，那个媚劲儿啊！洗到你去的那个地方，还把手指伸进去。我都有点受不了。”

丈夫笑了：“她是个女的，我怕啥！”

金氏说：“她可不是傻丫头，我看呀，她将来不是咱们家的福星就是祸根。”

“你别胡说。”邹开远的一只胳膊支着下巴看着爱妻，一只手掌握住她的乳房，动情地说，“给我生个儿子，快点生，我都忍不住了。”

“啥忍不住了？”洗澡后的金氏心情大好，有意挑逗了一句。

邹开远的手一下子滑到她的私处，说：“丫头只是外面转，我是要进去转。”

金氏有些得意：不管肚子多大，自己还是有诱惑力的。

孩子出生了！

### 第三节

张雨荷踏进县城大街，人就亢奋起来。如果拿面镜子照照，耳朵一定是立着的，鼻孔也张大许多。走过茶馆，闻到茶香；经过饭馆，闻到饭香；路过理发馆，闻到肥皂香。迎面走来一个干部模样的女人，她闻到了百雀羚牌凡士林的气味，连肉铺飘过来的腥气，都是好久没闻过的了。从被关押的那一天开始，张雨荷就认定自己告别了尘世，也结束了灵魂。日子越来越漫长，内心越来越悲凉。之所以悲凉，除了牢狱之苦，还源于她所熟悉的生活的死亡。如美食，如饮茶，如读诗，如听戏，以及少女的对爱情的幻想。总之，你不是你了。

竹色浓郁，白云烂漫。万不想，这个连房子都成不了片的县城，让这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张雨荷复活了：从心脏、肺叶通过血脉和神经，迅速蔓延到筋骨、四肢；所有的关节都放松了，所有紧缩的肌肉都舒展了。张雨荷想起从前看过的一本书，那上面说：对跌入犯罪深渊的人，拯救办法有惩罚，有教育，有劳动，有感化，等等。其实都错了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而言，搭救囚犯的最好办法就是吃。一旦吃到人间美味，他(她)们的心连同情感，就会返回人间，有如莽汉在一桌可口的家常菜面前，能够迅速服帖安静下来；怨女呷一口清纯的美酒香茶，就会把积郁心头的忧愁化解排开。

她先到县粮食局，把囚粮三联单办妥，办事员抬眼看看她，说：“没想到你的普通话，说得这么好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我是外省人。”

“外省人怎么到我们这儿来蹲监狱？”

张雨荷笑道：“只要不小心，就能犯罪。”办事员听了，直点头。

为买猪肉罐头，她跨进县城最大副食店。张雨荷请售货员拿了三个同样的罐头，并排放在一起，俯身躬腰，让眼睛和柜台持平，像射击手那样——闭一只眼、睁一只眼地瞄准这几个玻璃罐头，以判断哪个罐头里的白色猪油多一些。

售货员等得有些不耐烦，说：“别看了，都差不多。”

张雨荷客气地说：“刚看都一样，细看还是有区别。”

“区别也就在多一口、少一口之间。”

“多一口，不也是多嘛。”

售货员不再说啥，索性让她挑个够。

该给苏润葭买豆瓣酱了，男店员揭开装酱缸的盖子，满屋立即弥漫着一股既臭又香的气味，虽然不好闻，但也是好久没闻过了。张雨荷拿出装在人造革手提袋里的玻璃瓶，请小伙子尽量用长把铝勺“□”缸底的酱。

“底下的酱稠，你倒机灵哇！”男店员笑了。

“我们下一次山，进一次城不容易。”

“你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山上的农场。”

小伙子不错，净捞4稠的给她。

轮到给陈慧莲买糖果，张雨荷早就盘算好了：若遇上上海奶糖，除了给陈慧莲买半斤，她会用母亲寄来的钱给姜其丹买二两，尽管姜其丹自己没说买糖。倒霉，一连跑三家，就是没有上海产品，只好称上半斤省城一家糖果厂生产的水果糖。

肥皂没买呢，又去百货店。突然，张雨荷发现了绣花的五色线！仔细端详：居然是丝线，难怪发光呢。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驱使，她毫不犹豫地掏钱，买了六支。红色、绿色、黄色的，送给杨芬芳；蓝色、白色、粉色的，送给邹今图。迈出店门，她才想起犯人互赠物件是违反监规的，那就偷偷地送吧。张雨荷把丝线塞进了自己的钱包。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给她们买丝线。也许就是为了好看，丝线好看，绣出来的图案也会好看。监狱里好看的东西，实在太少了，少到几乎没有。一切都让人感到苦涩，晦暗。

该办的事都办好了，现在要办的最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吃。要吃，要大吃，要吃到死！

县城里饭馆有几家，集中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段。想吃的东西太多，怕小饭铺里的种类不齐，张雨荷挑了一家较大的餐馆，进去了，选了一个角落坐下。正午十二点时间早就过了，顾客不多，这正合她的心意。她先要一份炒肉，一碗猪肝汤，一碗白米饭，两根油条。等上菜的时候，她打量这家饭馆，发现饭馆还不坏，白灰砌墙，水泥铺地。进门处就是售酒的柜台，有大酒缸和中等大小的瓷酒坛，里面装的是当地的自制的烧酒。厅堂摆满方桌和木椅，厅堂的后面还有一个又陡又窄的木梯通到二楼。二楼不营业，估计是住人的地方。楼梯拐角处有一扇门，所有的热气，菜味，饭香，都是从那扇门里飘出来的。张雨荷想：里头一定是厨房了。

一盘青蒜炒肉，青蒜多又长，肉片薄且少，一口气吃光，一片也不剩；猪肝菠菜汤，菠菜嫩，猪肝老，一口气咽下喝尽；一碗白米饭，稗子顾不上挑拣，几下子扒进嘴，一粒米不剩。张雨荷的嘴不住地张开来，又合拢去。吞着，嚼着，干枯的肠胃像狼虎一般地消纳着。在等馄饨和排骨面的时候，她开始撕咬油条，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筷子原来是油腻腻的。黑乎乎的地面，到处是丢弃的瓜子壳和烟头；饭桌上还有一层污迹，用指甲一划，能写出字来。不过，张雨荷早就不在乎所谓的卫生了。饭馆再不卫生，也比监狱卫生。

到了吃馄饨和排骨面的时候，张雨荷不再“秋风扫落叶”，从容多了，舌头也恢复了味觉。知道在馄饨汤里滴上几滴醋，在排骨面上撒上一点辣椒末。

“服务员，我还要一碗醪糟，里面放两个鸡蛋。再要两根油条。”这是张雨荷第三轮点菜。女服务员听了，直翻眼皮。

张雨荷用汤勺扒拉着醪糟里圆滚滚的荷包蛋，看着它们在不大的汤碗里打转，这时隐隐觉得自己是吃饱了。有些年头了，自进省城的看守所以来，她再没饱过，和她住在一起的人犯，都没饱过。看着金色的、柔软的蛋黄，她想起了幼时母亲用手剥去蛋皮，把煮熟的鸡蛋递到嘴跟前的情景，眼泪一下子滚落到胸前……

想吃什么，就吃什么——这个原始的生理需求，让张雨荷获得了满足。机会再难遇到，即使遇到也不知要过多久。从前为学习成绩而牵肠挂肚，现在为塞满肚皮而高兴万分；从前为老师的一句批评而抱怨不已，现在为眼前的一个鸡蛋而欢呼雀跃。人，是个多实在的“物件”啊！很有可能这顿饭，就是“最后的晚餐”。张雨荷顾不上体面，也顾不上和肠胃商量：自己究竟肚量有多大？还能吃多少？反正就是

吃，吃，吃进去，咽下去。至于吃进嘴的感觉，咽下去的结果，她才不想呢！当她再要一碗蛋炒饭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服务员都跑出来了：都要看看把肠胃“撑死”了事的女人，究竟是谁？

交了钱款，付了粮票，张雨荷起身，却不知怎么搞的，人几乎站不起来。她用两只手掌按在桌面上，用力撑住，才算勉强立住了，一旁的服务员笑起来。

张雨荷也笑，笑里带着歉然和尴尬。

## 第四节

出了饭馆，太阳就挂在头顶，这是夏天最难耐的时刻，热气，在狭窄的街巷上空蒸腾。远处，那些挡住了视线的山崖闪着白光。也不知是什么虫子，四面八方都有嗡嗡声，还有飘上飘下的飞絮，这一切都让张雨荷感到憋气。她加快步子，出了县城。

出了县城，一片寂静。眼前是被灼热的阳光照耀的田野，绿色的庄稼在轻轻摇动。抬头望去，高远处有轮廓朦胧的云彩，悠闲地飘浮于天空。迎面也终于有了风，吹到脸上是热的。张雨荷知道只有走进大山深处或爬到山巅，夏日的炎热，才能消褪。

经过狱中的劳动改造，加之从前是体育爱好者，张雨荷的腿力不错，整天价在大山里上上下下打几个来回，也不觉得有多累。今天，吃了那多美食，人该有更好的精神，更好的体力才对。邪了，情况恰恰相反：被撑大的肚子直往下坠，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的。两腿非但抬不起来，连走路都气喘了。张雨荷意识到，这是“撑”的！这不由得让她想起父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：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，经过无数的饥寒和日夜的寻找，他们终于追上了部队。热心善良的炊事员，拿出刚做好的饭菜，请他们好好吃上一顿。个个狼吞虎咽，争先恐后，一碗接一碗。哪知细成麻绳般的肠子，承受不起这顿寻常饭菜而裂断，他们没有死于数日的饥饿，而死于一顿饱餐。想到这里，张雨荷开始责怪自己：为什么要吃那么多？难道不知道后果

吗？万一撑死了怎么办？那还不如枪毙呢，像巫丽雪。她越想越害怕，生出一种恐惧感。宗教是把恐惧提升到空前的高度，让一个人堂堂正正地显示出自己的卑微。现在，张雨荷的恐惧是坠落到空前的低度，而且表现出的卑微竟是那样地难以启齿。她不再想了，觉得必须拿出赴死的精神，强迫自己向前走。

已近黄昏，天空中青蓝色、金黄色、紫红色的阳光，透过层层云彩，一道一道投射过来，如织锦般斑斓，似闪电般炫目。张雨荷知道最美的东西，往往消失得最快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眼看着气象万千的晚霞，随着最后一抹日光，消失在天际。高原是一片墨绿幽蓝，迎面吹来的风，也有了凉意。尽管两腿发软，全身像是快要散架，但有一点，在她明确的：必须走回监狱！这时，监狱二字变得无比亲切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艰难行走的张雨荷，终于到了女犯中队的大门口。这个劳改队是她年轻生命中最痛恨的地方，可是当她高喊“报告司务长，张雨荷回来了”的一刻，她觉得这个地方是她的家。

陈司务长看她一身的疲惫，笑着说：“看你样子，像是得病了。”

张雨荷不敢讲，自己没病，是吃多了。把公事和代乳粉交代清楚了，回到监舍。

苏润葭是第一个盘问她的人：“你怎么啦？脸色不大对呀。”

“我没事，就是吃多了点。”

“走了那么多山路，还没消化掉？你大概不是吃多了点，是吃得太多吧？”

“是。”张雨荷说着，把盛着豆瓣酱的玻璃瓶递给苏润葭。她接过来，拧开盖子，一股特殊臭味的香气，顿时弥漫开来，惹得满屋子女

囚都深吸一口气。杨芬芳笑道：“苏组长，今晚你就抱着豆瓣酱瓶子睡吧，怕有人来偷吧！”

黄君树对张雨荷给自己买的猪油罐头很满意，易风竹端详那层白色的猪油，看过一阵，说：“这罐子里的猪油不算多。”

张雨荷一把夺过瓶子，塞到黄君树怀里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店里只有三瓶，我还是用射击瞄准方法挑的！”

眼巴巴望着张雨荷的是陈慧莲，这让心里难受的张雨荷更觉难受。她告诉陈慧莲，自己跑了几家，就是没有上海产品，只好买半斤省城一家糖果厂生产的水果糖了。陈慧莲嘴角微微一撇：“别人要的东西，你都办到了。轮到我，就打了折扣。”

姜其丹发话了：“你知足吧！管它是哪里产的，反正是糖。吃到嘴里，都是甜的。”

陈慧莲不再说什么，接过装糖的纸袋，取出一粒，小心地剥去糖纸，慢慢送进嘴里。

姜其丹问：“甜不甜？”陈慧莲笑了。

苏润葭瞥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人一老，就讨人嫌。尤其是老姑娘！”

“我觉得她不讨厌。将来等咱们刑满了，个个都是老姑娘。信不？”张雨荷反感“老姑娘”的提法，其实在心的深处是恐惧这个提法。因为刑满后，自己很可能成为老姑娘。能顶撞苏润葭的人不多，杨芬芳偷偷地朝张雨荷竖起大拇指。张雨荷想起了口袋里揣着的丝线，自己多想掏出来炫耀啊，她知道不能“露”，只能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出手。

杨芬芳爬到上铺，准备睡觉。张雨荷赶快把夹着红色、绿色、黄色三支丝线夹在当天的党报里，递给她，说：“你不是说有篇文章，还

要再看一遍吗？”边说，边眨眼睛。

杨芬芳“懂了”，故意懒懒地接过来。

至于给邹今图的，在监舍实在找不到机会。张雨荷只好借上厕所的机会把另外三支丝线卷在一张草纸里，偷偷塞给她。将清丽光泽的丝线带到一个苍蝇乱飞、臭气熏天的地方，真是一种亵渎，但也只有这样了。在监狱呆久了，谁都知道又黑又脏的厕所是囚徒们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邹今图接过草纸，捏了捏，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线，丝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张雨荷很高兴，因为在监狱会“道谢”的人，基本没有。

“今晚，你大概睡不好了。”邹今图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从回到监舍，就没有坐下，一直站着。可见你是‘饱’到弯不下腰。”

这话，让邹今图说准了。熄灯后，最爱说话的易风竹也钻进了被窝，监舍黑了，静了。张雨荷脱去外面的衣裤，准备躺下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根本就躺不下去。全身有如铅灌铜铸，胸口似乎还有个千斤顶顶着。体内有一种翻江倒海的预感，平静的海面上，风暴即将来临。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管是呕吐，还是腹痛，都不能有响动，更不能被人察觉。易风竹若察觉，肯定会这样大喊：“快来看呀！张雨荷是撑死的。”太丢人了！别说传出去丢人，自己想着就丢人。进了监狱，如同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光明。因其黑暗，人会变得格外坚定；因其孤寂，人会变得特别顽强。坚定地活过来，顽强地活下去，直至熬到出狱的一天。张雨荷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坚定和顽

强，而让自己没想到是舌头可能让自己活不下去，一顿饭有可能结果自己的性命，太可耻了，怎么想都可耻，难怪有人说：嘴巴，才是人的一生的痛苦渊藪。

所幸正值夏日，犯人都有蚊帐，有的蚊帐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，有的蚊帐是监狱发的。带的与发的，一眼就能识别出来。家里带的：白，色白；细，布细；大，个大。监狱发的，黄，色黄；粗，布粗；小，个小。监狱的蚊帐，坏处是不通风，好处是你脱光了，别人也看不见。张雨荷从家里带来的蚊帐大得吓人，根本无法悬挂。邓梅让刑满就业队缝纫组的人，拆了重缝，尺寸完全按照犯人铺位的尺寸来做。当张雨荷看到小而丑的蚊帐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夜深了。

张雨荷坐在蚊帐里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她极想躺下，试了试，不行，根本不行。别说是躺下，就是弯弯腰、低低头，那一肚子“好吃的”，就像一股股岩浆，喷薄欲出，势不可挡，她甚至觉得“岩浆”已经冲到喉咙，进入口腔。只要一张嘴，火山顷刻爆发！肚子滚圆，涨得像个打足了气的气球随时可以升空，爆炸。人们说：犯人过日子，是用“天”来计算。今夜，张雨荷是用“秒”来计算了。她什么也不想，也不敢想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？秘诀就是不想它。

平素还能听见守夜女囚的说话，这个夜晚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。突然，有个影子一闪而过，蚊帐微微一动，是风，是人？还是阴间的小鬼来索命勾魂，带她去地狱？借着监舍外昏黄的灯光，见一只手伸进蚊帐，她想叫唤，真的有鬼了么？接着，张雨荷惊愕不已：伸进来的手指捏着一支丝线，白色的——这是她在厕所里送给邹今图的东西。是她，是邹今图。她用这种方法，“通报”来者。

邹今图身着一件紧身背心，一条宽松裤衩，双唇紧闭，眼睛雪亮。她蜷曲着身子蹑手蹑脚地钻进蚊帐，迅捷轻灵，悄无声息，像只流浪猫，更像一个幽灵。夜半三更来做甚？张雨荷猛然间想到苏润葭说的“磨豆腐”，心里又增添了紧张与惊恐。正待张嘴，却被邹今图用手掌按住。她把丝线塞进自己的背心后，先摸摸张雨荷滚圆的肚皮，再把两只手掌并列在一起，在空中做顺时针旋转的动作。邹今图直眨眼睛，纤细的弓形眉更弯了，嘴角也是弯的。这些善意的表达，张雨荷看懂了：邹今图是要给她揉肚子。为什么？张雨荷来不及细想，也不想细想。她太需要了，就像病入膏肓的人需要救命天使一样。

体格健硕的邹今图躬身转到张雨荷身后，双膝跪下，长长的臂膀从两侧夹住张雨荷，把宽厚的胸脯抵住张雨荷的后背，有如一副牢固的支架，稳稳地为张雨荷提供着依靠和力量。安放妥当，她的手掌和手指开始动作，先是用两掌托住上腹部，震颤十指；之后，两手重叠，围绕肚脐做圆周运动，顺时针轻轻揉来又逆时针揉去；之后，十指按压肋部；之后，自上而下抚小腹；之后，推颈椎；之后，推脊椎及其两侧；之后，两个拇指从腰背推至脐部……反复又反复，轮回且轮回。轻柔，有力，频密，有序，上下身躯，左右驰骋，这是张雨荷从未见识过的，只知十指弹琴，那是风雅；邹今图的十指功夫，这是救命！过了很久，张雨荷感到身体渐渐柔软起来，可以吸气呼气了，可以吞口水了，可以转眼珠了，四肢可以动弹了，总之，人可以不死了。疲惫不堪的她在邹今图怀里缓缓倒下，身后的这个人是一张无比柔软舒适的床，她就躺在床上。以往从书本上读到“拯救”二字，都很抽象，经过这个夜晚，抽象变为具体，原来任何的拯救都与生死相通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张雨荷感到筋骨血脉都活泛畅通了，她的第一个念头就要看看身后的邹今图：想用手指触摸她。转过身去，却看不到她的脸，脸在哪儿呢？张雨荷怎么找不到了。原来粗直厚密的头发，全都贴在邹今图的头皮、眼皮、脸皮上，一张脸完全被耷拉下来的头发盖住，汗珠顺着一绺绺头发，一滴追一滴地往下滴。

张雨荷按捺不住内心涌动的感激和痛惜，把满是泪水的脸贴到邹今图满是汗水的脸上。

一切都已静止，只有彼此的心跳。

## 第五节

盼着生男孩，一看是丫头，这让邹开远心里多少有些失望，取乳名“今今”，为的是与妻姓谐音。大名有点男子气，叫邹今图。高兴的是留玖。她把今今用软布裹得严严实实，露出个肉团般的小脑袋，搂在自己的怀里，“心肝宝贝”地成天价叫着。外人看着，好像留玖才是今今的妈。

看着红彤彤的小脸和皱巴巴的五官，金氏说：“好丑，像个猴子。”

她把头一摇，说：“现在像猴子，大了就是仙女。太太，这女孩儿我来带！”

口气几乎不容商量。

金氏奶水不足，留玖跑了县城，跑乡下，也不知是从哪儿物色到一个奶妈。奶妈身体健壮，手脚干净。两个乳房大如山，充足的奶水把上衣弄得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每次喂奶，留玖都不离左右。瞅着女婴蹬着小脚，努着小嘴，使劲地吸吮奶头，留玖像看戏一样，全神贯注，直到今今嘴角挂着奶水呼呼地睡去。

奶妈喂完奶，把衣襟放下。留玖对奶妈说：“你把衣服撩起，让我看看。”

“看啥？你身上不也有嘛。”

“女人都有奶子。我听人家说，最难看的是喂过奶的奶子。是吗？我想看看。”

“留玖呀留玖，你可真够邪性的。”奶妈只是笑，却不撩上衣。

“不让我看，我也知道。”

“你个雏儿，知道个啥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说罢，忽地把自己的衣襟扯开，一把攥着自己小而尖的乳房说：“我的像锥子，你的像个球。”又说，“我的奶头是粉的，你的奶头是黑的。”

“你哪儿像个姑娘？”奶妈嗔道。

留玖放肆地大笑。

“我是不像姑娘，永远不会像姑娘。”话未说完，留玖伸出两只手钻进奶妈的上衣，狠狠按住她丰满的乳房，陶醉地说：“这东西就是女人的，摸着就舒服。”顿时，奶水就顺着留玖的指缝流了出来。恰巧，金氏走进了厢房。她是来看今今的，不想却看见了女人间的带着邪气的亲昵。

奶妈怔住了，金氏不知该说啥才好。倒是留玖嘴快：“我给她揉揉，奶水涨得疼啊！”

金氏疑惑地看着她们，坐了下来，对留玖说：“去，给我倒碗茶来。中午吃咸了，嘴里老发干。”

留玖前脚刚走，金氏就迫不及待对奶妈说：“她对 我一家人忠心耿耿，现在又把今今看成自己的骨肉。这当然是好，可也不能这样一辈子，再过几年，我想给她找个人家。”

奶妈道：“邹太太，大户人家谁不想把贴身丫头使唤到老。出嫁是她们自己的事儿，顶多您多给些钱财罢了。不过——”话到嘴边，又咽

了回去。

“不过，什么？”金氏追问。

“不过，这个留玖跟别的丫头大不一样。”

“你跟我说说，她的大不一样是什么？”

“她呀，有脾气，有主意，可也有毛病。”

金氏道：“有脾气，有主意，这两条我知道，想问你的就是她的毛病。”

怕留玖端了茶来，奶妈望了望窗外，遂压低了嗓音说：“她不喜欢男人，只喜欢女的。”

“哦。”金氏不由得想起怀孕时她给自己洗澡时的一番动作。

晚上，金氏把奶妈的一番谈话跟丈夫说了。邹开远沉吟半晌，说：“人的好歹是最说不准的事儿。我卖药多年，见过许多有毛病的人，大多都活着。倒是那些浑身上下一点没毛病的，说不准就出了事。留玖是跟别的女孩儿不同，她对你好，对今今好，我看就成了。眼下世道不好，这个党，那个派，还有日本人。以后的日子，谁也说不准。有个留玖死心跟着我们，是件好事。你没见老戏文里常演的‘莫成救主’吗？依我看。留玖即使不能救主，八成也能护主。所以只要她自己不说走，我们就留她。能留多久，就留多久。”

金氏认为丈夫的话有道理，其实，自己从心里对留玖也还是满意的，只是觉得她对今今亲热得过分。要亲吧，就把全身亲个遍，还用舌头去舔，把全身舔个遍。一次，她又见留玖在用舌头舔今今，气不过，一把抢过来，抱到自己的屋里去了。结果，今今大哭，留玖也哭。今今的哭，多少还能止住，留玖的哭，说啥也止不住了，白天哭

到半夜，半夜哭到天明——哭得眼瞅着要断气，这可把金氏吓坏了。邹开远急了，赶紧抱过今今，塞到留玖怀里。

接过今今，一夜没睡的留玖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一手提着孩子，一手抹去眼泪，飞奔厨房。从饭盆里找到两块锅巴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，一块锅巴就一口凉水，吃起来。金氏赶到厨房，她理也不理，把锅巴嚼得嘎吱嘎吱地响。吃完，就喊：“今今，过来。”

今今一下子扑到跟前。她像下命令似的：“把臭屁屁撅起来，让留玖闻闻。”

今今马上转身，把圆圆的小屁股高高撅起，嘻嘻地笑。

留玖对准屁沟狠狠亲一口，说：“今今知道谁疼她。”

弄得金氏一脸无奈。

留玖教今今一句一句学说话，扶着今今一步一步学走路。除此以外，留玖还教今今亲嘴、舔脸。

一日，吃过午饭，留玖收拾完饭桌，今今就扭着她不放。留玖把手擦干，俯身把小女孩抱在怀，今今便伸出粉色的舌头，去舔留玖的脖子，偏偏又被金氏瞧见，备感恶心，正待跟丈夫唠叨。忽然，屋外人声嘈杂，县城的人都从各自的家里一齐涌向街头，向城外方向逃窜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日本飞机刚刚轰炸了不远的城市，很有可能把这座县城也顺带“捎上”。邹开远迈着大步，急匆匆从药铺来到后院，对妻子说：“我们要到外面躲躲才行。留玖你照顾好她们母女，我去柜台收拾一下，就来。”

金氏顿时慌了手脚，留玖倒像个主子，说：“太太，别慌！我知道一条小路，抄近道儿就能到城外的元宝山的山脚。我把今今绑在背上

在前面走，您就跟在后面，这不就没事了。我到厨房拿点吃的，用盛酒的葫芦盛点水。您把首饰匣里的东西带上，怕有流贼趁乱来偷。”

浮云满天，渐渐地连成一整片，成了浓云。没多久，浓云把天空遮住。不知不觉中风向也转了，朝元宝山猛吹过来，风是冷的，还带着雨。所有在山脚躲避轰炸的人，因为衣衫单薄而冻得直打寒颤。留玖把衣襟解开，把今今紧贴自己的胸口，护个严严实实。日本飞机炸了城市，从周边县城呼啸而过。傍晚时分，惊魂未定的人们才陆续从山里返回。邹氏主人与伙计也回到蓝白巷，跨进门槛，留玖一头栽倒在庭院，手里攥着的葫芦也滑落到地上。金氏摸摸她的头，滚烫的。再看她背后的女儿——人家耷拉着脑袋，小呼噜打得一个接一个。

金氏一下子伏在留玖身上，痛哭。邹开远亲自给留玖抓药，煎药。熬好了，叫金氏端去。

一夜醒来，留玖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今今呢？”

今今上学了。

雨天，留玖撑着伞接她回家，遇到大雨索性背在背上。刮风，留玖手拿斗篷，等在学堂门口。留玖又教她两样手艺，一是烧菜，一是绣花。家里若做点讲究的饭菜，留玖一定带她去厨房，让她“观摩”。

金氏曾问：“今今还小。怎么你让她学烧菜？”

留玖说：“女孩子无论在娘家，还是在婆家，还是一个人过日子，都要会把生的做熟了，不能眼瞅着饿死，饿死。”

至于绣花，留玖又说了：“女儿家绣花，练的是聪明。太太，我教她的两门手艺，就叫有吃有穿。”这样干练聪颖的丫头，到底从哪里而来？这是邹氏夫妇经常议论的话题，可就是找不到答案。

留玖不喜欢大红大绿，认为太扎眼，一般都在素色布上绣花。蓝布上绣一只白色蝴蝶；青布上绣一朵桃红牡丹。结构是散点折枝花的形式，花样穿插自然，分布匀称又分明，绣起来还省工省时。后来，留玖又教今今学着剪裁，先剪个荷包，再裁个肚兜。当女儿把自己做的一个小荷包，递到母亲手里的时候，金氏情不自禁抱住今今，用感激的眼光看着留玖。

留玖对金氏说：“太太，我今后会好好伺候您，伺候一辈子。”

“我要不在了呢？”

留玖毫不犹豫地答：“我就伺候今今。”

“你不嫁人啦？”

“不嫁。”

“那你就太亏了。”

“不亏，遇到太太，又有今今，留玖这辈子不亏。”

这话，金氏很有些费解：“我们是女的，你该有男人。有男人才有家。”

留玖摇摇头，说：“按常理儿是这样，可有的人呀——天生就不是按常理生的。”这让金氏想起奶妈的话来。

经过时间考验和日常相处，她渐渐感觉留玖的“毛病”竟然不像当初那么反感。恰恰是这种“毛病”，给自己一家人带来了贴心的信任和精细的感情。有时候自己搞不懂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多想了，反正丈夫的话有道理，身处乱世，有“毛病”的丫头兴许是最可靠的。

## 第六节

一支人马开进了县城，告诉大家：解放了！

像一把刀，把邹家的日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留在了不可返回的过去，一半指向深不可测的未来。长衫换成列宁服，作揖变做握手，先生称为同志，太太改叫爱人。邹开远不大习惯，不习惯的原因是觉得作为男人和一家之主，自己似乎越来越弱小。

邹开远遭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“土改”运动。多的田土没收了，留下邹家老房三间和房前屋后的一点薄地，好歹没“划”地主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主要经济收入靠药店，阶级成分就定为工商业主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乡有病进城抓药，邹开远只收一点钱。人情所在，故对他“网开一面”。

第二件大事是“镇反”运动。邹开远读了《惩治反革命条例》全文，觉得与自己没多少粘连，可是自己从前认识的帮会头头脑脑，几乎全抓了。住在药铺隔壁的一个老太太，由于参加“一贯道”，也没放过。邹开远心里纳闷：怎么行善也有罪？

第三件大事是“三五反”运动，烈火终于烧到了家门。“五反”中的第一项内容是“反贪污”，运动开展没几天，邹开远便搞不懂了：你若贪污了，才应该“反”你。怎么只要有点钱财，就认定这个人贪污了呢？

一天下午，他被请去开会。到了晚上，不见人归。红日西沉，乳白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，树顶，屋脊，墙头，都罩上了阴

影。犬声，蹄声，无不提醒着忙碌的人们到了回家的时分。望着茫茫天际，忐忑不安的金氏叫留玖到巷口守候。留玖说：“我干脆到他开会的地方找人。”

“合适吗？”金氏怯生生地问。

“怎么不合适？”不等金氏回答，留玖就进了厨房取了两块米糕，揣在怀里。

“你还带吃的？”

“不是给他带的，是我自己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”留玖有心，其实是给邹开远预备的。

等啊，等，天已黑尽，四周声息全无。金氏心里乱成一团，有今今在跟前，她尽量克制镇静。今今喊饿，金氏让厨房的人给她煮了一小碗鸡蛋挂面。

今今问：“爸爸到哪儿去了？还有留玖呢？”

金氏说：“爸爸去办事了，事情太多，叫留玖去帮忙。”

今今不肯睡，说自己也要等他们回来。好歹等回来了，不过，回来的是留玖一个人。

金氏慌忙问道：“他呢？”

留玖低声说：“把人给扣了，说他是‘老虎’。”

“什么叫‘老虎’？”金氏问。

“就是贪污分子。”

“啊！自家开药铺，贪污个啥呀？”胆战心惊的金氏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爆裂了，身子一软，人从椅子滑到地上。

留玖一把将她扶起，说：“太太，您先别慌，看把今今吓着。该怎么过，就怎么过。我在路上就想好了，天天去探监。”

“这就坐大牢啦？啥罪过？”

“这不叫做大牢。我进去看了，但凡有点钱的，都没让回家，全都关在商业局的食堂里，说是需要好好交代。”

两人说话，今今站在旁边，一会儿看看妈妈，一会又瞧瞧留玖，似懂非懂地问：“妈，爸爸不回家了？”

“回来，过两天就回来。”金氏勉强地笑了笑。

晚饭，胡乱吃了。留玖对今今说：“今今乖，晚上咱和妈妈一起睡。”

今今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很快睡去。金氏紧紧抱住女儿滚圆又温暖的身子，“呜呜——”地哭出了声。天河缓缓地移动，四下里静悄悄的。

翌日下午，留玖又去县商业局，这次拿的是两个熟鸡蛋。今今闹着要跟了去，说自己也要看看爸爸。金氏攥着女儿的小手，说：“我们送她到街巷口吧。”

今今拉着母亲的手，为追上留玖，使劲地迈着大步，嘴里起劲地数着：“一，二，三——”金氏感到从前是自己扶着女儿学走路，现在似乎倒了过来，是她在扶着自己朝前走。

之后的每天下午，留玖一定去探望邹开远。一个纸包里，或是烧饼，或是包子，或是一小块酱肉。看守“老虎”的人，叫她把东西放下，说一会儿有人会送去。她不干，一直站在院子里，弄得所有人都知道邹家有个女仆叫留玖。

过了些时日，县里来了通知，让邹家到商业局去领人。金氏说什么要自己去了，她一定要看个究竟，到底关押丈夫的地方是个啥样？关押丈夫的干部是个啥人？谁知刚进机关大门，邹开远已经坐在传达

室里条凳，等着了。条凳上坐了好几个，都是从前经商的，他们也都是“老虎”，也都是等着家里人来接的。

是得来人接！关押没几个月，邹开远足足老了十岁！他目光暗淡，胡子拉碴，双颊深陷，头发骤然灰白，站起来时两腿发颤。金氏什么也顾不上说，拉着人就往外奔。

路上，邹开远对妻子说：“幸亏有你，让留玖来看我，还送吃的。”金氏告诉他，探监是留玖主动提出来的，吃的也是她张罗的。

进了家门，邹开远看见留玖，老泪纵横，抱拳拱手，道：“你的侠义，救了邹开远，救了我一家人呐！”

留玖赶忙上前，扶着虚弱的邹开远，说：“我可不是外人，是邹家的！”

一家人抱在一起，哭作一团。

中午，留玖亲自做了一大盘白肉，端了上来。哈！“白肉蘸米醋”，邹开远最喜欢的菜肴。她还烫了一壶酒，说是“压惊”。

今今用筷子夹起一片肉，弄到醋碟里，蘸了又蘸，搞得醋汁直往下滴，举到爸爸嘴边，说：“今今喂爸爸！”盯着邹开远的消瘦的面庞，问：“爸爸，谁欺负你了？”

邹开远摸着女儿头，说：“爸爸，挺好！就是忙得顾不上吃饭，顾不上睡觉。”他望着院子里树木，深吸一口气说：“又长高了，多快。是吧？”这话不知是问谁，也许就是说给自己听。邹开远吃了几片，停了筷子。

“怎么不吃了，你一人不是能吃下一盘吗？”金氏问。

“不瞒你说，在关押的那些日子，我把这辈子的前前后后都想遍了，也想透了。从前不图长寿，但求平安；现在看来，平安也难保。

比如这次，可真是应了‘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’的老话。人虽出来，颜面丢尽。一家人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往后还有吗？”

金氏安慰道：“不管它，过一天是一天。”

“那今今呢？往后的日子艰难了，她还跟小姐似的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，不是有我嘛！我在，邹今图就是小姐，不管往后的日子是吃肉，还是喝风。”说罢，留玖端起一个酒杯，一饮而尽。把杯底亮给邹氏夫妇看，说：“这杯酒，是明证。”

灾祸，使他们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亲近。夜里，夫妻很快脱去衣裤，彼此紧紧相拥，比新婚还亲热激烈。邹开远换了新的姿势，金氏竭力配合，如胶似漆，酣畅淋漓。事后，邹开远把头深埋在妻子的胸口，久久地。金氏把手指插入丈夫灰白的头发，温存问道：“今晚你全变了，跟谁学的？”

邹开远搂着妻子，说：“你想啊，那么多男人关在一起，除非交代问题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许干，也不许看书。整日价相处，哪有许多话好讲？扯来扯去，就扯到女人。就这个话题，经久耐磨。这不，成了交流经验、传授技术的大好机会。几个月下来，‘性经’一百零八式，式式都通，就是傻子也通了。”

“啐，男人凑在一块儿，没一个好东西。”金氏嗔道。

邹开远清楚，被关押的日子里最难耐的是孤独与寂寞。对孤独与寂寞的体验，自己懂得对家人的思念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感情；而在刻骨的思念中，自己才又了解什么是爱。原来结婚生子和爱并非相等。此刻他很累，却无睡意。他把头支起来，看着金氏的眼睛说：“以后，我要好生待你，把今今好生带大。再没有比家更要紧的了。”

金氏伸出双臂，把丈夫拦腰围住，夫妻再次激动起来……

不是你想过安稳日子，就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没几年，全国掀起了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。在鞭炮声中，药铺从民营变成公私合营。就是打发邹开远一点钱，药铺归了公。他成了一名干部，每月领一份工资。几十年的辛苦经营，全部泡汤，还要感谢——让自己从此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靠工资吃饭自然比从前的日子差些“成色”，邹氏夫妇辞退了伙计、厨子，只留下一个留玖。为此，金氏问过她：“我们是工商业者，有剥削性。你是劳动者，受剥削的人，阶级成分最好，也最好找工作。你看你还是另找饭碗吧，再找个男人。”

留玖瞪着眼睛说：“不是说过了嘛，我是邹家人。往后，也别跟我说什么男人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以后的日子不会像从前了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天风海雨，交织而来。白天，邹开远笑容可掬地面对顾客，以及上面派来的干部。晚上，他常发呆，老泪在不知不觉中溢出。人生中最残酷的事，根本不是什么青春老去，芳华凋零，而是面对偌大纷繁的世界，自己成了赤手空拳的俯首就擒者，其无助无力，与幼儿无异。不敢想今后，也好像没有未来，只有近在咫尺中讨生活。而且，内心总是胆怯的！自己不偷不抢，胆怯个啥？偏偏这种胆怯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看来，许多事情一旦进入了固定的轨道，就由不得你了。

金氏发现丈夫食量大减，连一向喜欢的东西，也没啥兴致。还是从前那个人，可精气神差多了，明显感到他日复一日地疲惫与衰老。

有一次，邹开远对着一盘肥瘦适度的白肉，说：“我不想吃，以后别费心了。”

“开远，你怎么啦？”金氏凄惶地叫道。

“我没怎么，挺好。”

家里最重要的也是最快乐的事情，就是吃饭。可以说，家就是一张饭桌。但自邹开远不想吃饭，以往四个人围坐在饭桌，有荤有素、有说有笑、有老有小的情景，都成了华美的回忆。金氏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——邹开远病倒在床。吃了许多药，也没管用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初夏，今今上学去了。邹开远把妻子和留玖，叫到床前，开始交代后事：“我不行了，有话要说。我死后，就剩下你们三个女人。家中无男，就不叫家。好在有留玖，比我这个男人有用啊！药铺归了公，只有些积蓄，能管几年，但管不了一辈子。我看你们还是搬到乡下，那里有房有地，起码吃饭没问题。今今把初中读完，赶紧找后生，嫁了，不图钱财，人老实就行。有了姑爷，这个家就有个男人了。”

接着，他拽着金氏的衣袖，说：“你还年轻，日子还长。再找一个吧，我不会怨你。新社会了，又有婚姻法。”金氏听了，哭成泪人。

之后，邹开远坐起，翻身下床，全身匍匐在留玖脚前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这个家就是你的家，往后，太太和今今你多操心了。来世我给你当帮佣。”

话已说完。三个人齐跪地上痛哭，是仪式，也是诀别。

“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”邹开远说罢吩咐留玖，把白色大绸中式裤褂找出来换上。

他一身雪白，飘然归去。

## 第七节

灾难或变故，常常意味着一种结束，也意味着另一种开始。

邹家三个女人住到乡下。男人的死，标志着带走女人一半的生命，金氏对自己的未来，开始产生恐慌。她对留玖说：“我们离开蓝白巷，搬到乡下住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，我想都不敢想。”

“不怕。人家能过，咱就也能过。”留玖安慰着。打点行囊时，不忘带上一些中草药。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就包点药送去，管不了大用，也有小用。那里民风朴实，乡民能善待这一家人。曾经在邹家当过长工的，常来帮个忙，扎个水桶，搭个瓜架。村干部知道她们不会干农活，商量一下，让她们喂养合作社的一条老牛。

性命如风似水，风吹过，水流过，都是不再复还的东西，来到乡下的金氏正处在这么个状态。自邹开远去世，白天还好，留给自己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夜晚时光，一止心头之怆然。当你和一个人有了长期共同生活的习惯，而这个人突然从生活中消失，那种无依与慌乱，可想而知。这时的留玖，就成了她的唯一选择。很快，两个人睡在了一张床上。也是，柔弱者需要日夜的守护与陪伴。第一个夜晚，两人面对面，留玖用手指“划”过金氏的额头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唇，用自己的身体紧贴她的肌肤，金氏觉得这些动作好舒服，那种怜爱和挑逗与男人无异，且更细腻。她满含热泪，扑到留玖的怀里。留玖深情地望着带着羞怯和紧张神色的金氏，双手捧起她的脸，用舌头舔去脸

上的泪水。她们的嘴唇碰到了一起。留玖用脚趾勾住金氏的臀部，一只手掌挤压乳房，一只手掌抵住金氏的私处……饱满的身体，湿润的气息，激动的颤抖，完全打乱了金氏以往的“秩序”和“规则”。原来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相亲，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和情感的美好。留玖紧紧搂着金氏，金氏依偎在她怀抱里，一夜激情。

清晨，金氏醒来。留玖已不在身边，床上只有自己。她拥着被子，闭上眼睛回忆昨夜两个生命合拢在一起的情景。如果不是爱，那又是什么？仅仅是需要吗？就像身处严寒的冬季，必须抓住的一件御寒的外衣？她不想想了！一想，就是无止尽的悲哀和伤感。此后无数个夜里，金氏咒骂过自己，觉得自己肮脏，生命在生活中消磨，但在人世间，美好与肮脏常常就是比邻而居。怪异的人，很可能就是极有味道的人。

邹开远的墓地，已绿过几次青草，飘过几次雪花。金氏一刻也没忘记，即使和留玖“交欢”，脑子里也常常浮现出邹开远的身影，他永远是她的丈夫，她的男人！

合作社不时兴了，搞起来人民公社。公社，大了，是“以农为主，多种经营，全面发展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”的组织。它实行的是组织军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、生活集体化、伙食食堂化原则。除了地主富农，农民的身份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了，都改叫社员。社员挣的不是粮食，也不是蔬菜，而是工分。而谁也不知道这个工分，究竟能值多少钱？或者换到几斤口粮？于是，没人好好干，都在偷奸耍滑。全天劳作满分是十分，每个人也就挣个两三分。新上任的社长急得到处视察，向社员鼓劲，说：“公社再往前走，就是共产主义。”

一个社员站在田头问：“啥叫共产主义？”

社长说：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人人生活轻松，每天只劳动半天，半天学习娱乐，东西多得不得了，你要什么，就有什么，只管拿吧！这就叫做‘各取所需’。”

“那我想要你婆娘，行吗？”

大家一阵哄笑。

笑归笑，笑过之后，人们发现自己的日子分明地难过了，尤其是有了大食堂。每个人碗里东西越来越少，由荤变素，由干变稀。民风也变了，偷盗盛行。晾在屋檐下的夹袄，还没晒干，就不见了。屋后的青菜莴笋，一夜拔得精光。金氏，邹今图，留玖，这三个女人组成的家，除了凉水，就没别的可以下肚。一出门，肚子咕咕叫，风刮起来，人就要倒。要是个男人，还可以外出干点啥，包括要饭。但她们不行，拉不下这个脸。况且外出行乞，四处拾荒，还要开证明信。原来养牛是个照顾，现在成了累赘。到了冬季，邹今图和留玖成天在山坡、田坎、路边转悠，四下里张望，看看哪里有草。绝了，人没吃的，牛也没的吃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。留玖和邹今图擅长的烧菜、绣花，在这个时刻提及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金氏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她根本不敢露脸。留玖则过早地生出白发。她最累，既要照顾金氏，又要帮着邹今图饲养老牛。邹今图毕竟年轻，头发还是密密实实，只是把辫子剪了，改成短发。她不喜欢短发，但是家里已经没有太多的肥皂，供自己经常洗头。自从缺了粮食，就啥都缺了。

一日，留玖说：“我要进一趟县城，看看凭着老邻居和旧关系，能不能弄点粮食。”硬撑着干瘦的身子，去了。没想到，县城也是同样光景。几家饭馆都挂出“休息”的小木牌。百货店的货架都是空的。县城后面的元宝山的树也都砍光，抬到县委大院去大炼钢铁。南临的沙白

河，也见了底。街上没有行人，天空没有鸟鸣。看不到女孩子斜倚门墙编织毛衣，老人树下打牌、下棋的情景，古老的游戏结束了。

从前的村落和庭院，每到黄昏暮霭渐浓，炊烟缭绕，鸡鸣犬吠蹄声互相混杂，最是美丽。现在，美丽没有了，一片萧条沉寂。留玖好不容易回来了。金氏见两手空空，就断定是一无所获，嗔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说要进城，我就不赞成。一是觉得肯定找不到东西，二是怕你累着。要倒在路上，就麻烦了。”

留玖竟笑了，倚在门框，大口喘气，说：“回到家，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”

她俩又等放牛的今今，不知为什么天快黑尽，还不见人影。直到半夜，邹今图才回来。见到母亲和留玖，她咧着嘴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饿得只剩下骨架的老牛，乱毛蓬蓬，头耷拉得接近地面。一对充血的眼睛，令人想到老者孤苦无依的可怜景象。

留玖见她浑身是土，脸上、手上都是泥，一把拽住，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邹今图不答，只是笑。心细的留玖发现邹今图的两个裤脚是用草扎起来的，便问：“你干吗把裤脚扎起来？”

她还是不答，一副神秘的样子，却反过来问留玖：“你不是进城吗？弄到粮食啦？”

留玖说：“哪有什么粮食！连个人影也没有。”

“我搞到东西了。”邹今图一脸的得意。

听罢，留玖和金氏疑惑不解。邹今图弯腰解下扎紧裤脚的草绳，挺腰，跺脚，就见歪七扭八的小红薯，一根一根地从裤管里滚了出来。金氏大惊失色，问：“今今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邹今图脆脆的一句：“偷的。”口气一点不含糊。

“好哇！读书读成贼，邹家出贼了。”金氏气得再也说不出来。

“那还不是饿出来的！”留玖明显地站在邹今图一边。

“妈，哪家不偷？社员都是贼，也就邹家不偷。这年头，只有偷，才有吃。不错，我是贼，怎么样？”说到最后一句，邹今图呜呜地哭了。金氏一把将女儿揽入怀中。

挣扎有时，绝望有时，堕落有时，一切皆有时，因为人总要找一种方法，把性命留住。此后，邹今图放牛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常常是一放就放到天黑。放牛的工夫，也是偷盗的工夫，心无所居，神无所附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对此，她理直气壮，理由极简单：日子必须一天一天挨过去，何况所有的社员都偷。邹今图彻底改变了自己，什么活儿都干，眼尖手快，手脚利索。也到了恋爱的年龄，她丝毫不感兴趣。贪恋的就是自己的家。所爱之人，除了母亲，就是留玖。繁华褪尽，真迹才显露出来。唯一揪心的事情，就是喂养的那头老牛。简直越来越不行了，样子像个幽灵，跟在后面。邹今图眼瞅着它的孱弱，别提多心疼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把嫩草，送到嘴跟前。老牛却不张嘴。心内如汤煮的邹今图，带着焦躁，说：“吃啊，快点吃呀？”老牛一动不动。

邹今图由前至后抚摸着它脊背上的毛发，说：“你别病啊，我有病，你也不能病。”

牛听懂了，它努力从肺叶里挤出一声沉重的吼声，作为回答。接着，有泪从大大的牛眼渗出。邹今图紧紧抱着牛头，痛哭失声。

牛病了。急得一家人团团转，却一筹莫展。都知道这是饿的，好多人都饿死了，何况一头牲畜？最后几天，邹今图夜里睡在牛圈。一

有动静，她就爬起来看，没有动静了，她也爬起来看，看看是活着，还是死了。牛是悄悄地断气，静静地死去，很能体贴它的主人。

邹今图马上跑到大队部报告。年轻的大队长脸色煞白，急吼吼说：“要不然早死，要不然晚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死！”

“你的话，我听不懂。什么意思？”

大队长的父亲从前是邹开远的长工，曾经得过大病，到县城求治，从请医到吃药，邹开远几乎全包了。金氏搬到乡下，父亲就叮嘱儿子要善待邹家人：“邹家全是女人，没有劳力。队上分个啥东西，要多给她们一点，明着不方便，就暗地里给吧。”

儿子都照办了，因为他知道：父亲痊愈后，母亲才有身孕。但是，眼下情况有了变化。全县刚开过三级干部会。会上，县委书记宣布了中央的新精神和主席的新指示，叫：“阶级斗争，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。”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。”每个公社、每个大队都必须有计划地狠抓抓阶级的斗争，雷厉风行。而且，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，有的农户需要重新划分成分。邹家所在大队，一向风平浪静，村民和睦，只是生产成绩一般。于是，被县上列为试验“一抓就灵”的重点。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指导工作，入村的第一件事，就把全村的阶级成分像算筛子一样，重新算了一遍。终于确立了目标，指着户口簿上的金氏，说：“这不就是县城药店的老板娘吗？”

大队长答：“是。”

书记问：“她现在是什么成分？”

“还不是跟着邹开远，小业主呗。”大队长有意轻描淡写地回一句。

“农村哪有什么小业主成分？应该是富农。再说了，邹开远一家，在乡下原来就有田土嘛。”

“这么改成分，合适吗？”

书记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合适！正合适。要不然，我来干啥？”

谁家的成分改了，要在社员大会上宣布，心里极为别扭的大队长一拖再拖。还没来得及召集开会，正在这个“当口”，邹今图主动报告：耕牛死了。消息有如晴天霹雳！在农村，耕牛的命和人命差不多，甚至比人命还重。因为人命是自己的，而耕牛是公家的。

见大队长坐在那儿，两眼发直，邹今图怯生生问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这事严重了。”大队长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早该告诉你，你家的成分改了。你母亲是富农，你是富农子女。”

邹今图惊呆了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

“反正不是我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县委书记。”

“县委书记就可以给我家随便改成分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愤怒的邹今图声音都变了。因为她清楚，富农成分意味着什么——从此，她的母亲是专政对象，她也会跟着走进黑暗，失去很多、很多。事已至此，大队长就把三干会上形势报告的基本精神讲给她听。邹今图把头深深埋进双手，泪水顺着指缝流出。

“你先别哭，我们还得说说耕牛的事情。”

“你上报公社吧。”邹今图继续抽泣着。

“原本是这样，现在你家的成分变了，我担心没这么简单了。”

邹今图一下子警觉起来：“怎么叫不简单？”

大队长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你要对事情有个最坏的打算。”

“坏到什么地步？”

“现在你家是富农，县里又要抓阶级斗争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把耕牛的死亡，定为非正常死亡。”

“那就是说——牛不是病死的，是害死的。”

队长不说一字，缄默就是语言。邹今图突然一把扯住他的衣袖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我干的，我干的。”

没多久，召集公社社员大会。会上，讲解了当前国家的大好形势和阶级斗争新动向；宣布了个别社员新划的阶级成分；最后，是当众带走邹今图，罪名是阶级报复，害死耕牛。

人群里的金氏，说了句：“不是今今干的，是我干的。”遂即瘫倒在地。

接着是留玖的声音：“救命呀，死人了。”

会场骚动起来……

半年后，县法院在公社召开审判大会。虚弱不堪的金氏挣扎着起床，要去开会，留玖死活不让。

金氏哭道：“我去开会，是要赶去看今今。”听了这句，留玖无话可讲。二人换了干净的衣服，早早就去了，为的是能站在第一排。

会场设在公社可容纳二百来人的礼堂，墙上挂着用毛笔写的“审判大会”四字横幅。高高的主席台摆放着长条桌，入座的是法院的几个人，社员们都不认识。

“把罪犯押上来！”话音刚落，邹今图双手被捆在后，耷拉着脑袋，由两个女公安人员押送到台前，站在事先用宽木板搭建好的台阶上。

“今今！”这是母亲的呼喊，邹今图抬起了头，锐利的目光立刻发现站在眼前的金氏和紧紧扶着她的留玖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煞白。会场响起议论的声音，法院的人敲着桌子，说：“安静，这是审判大会！”

大会的内容简单，基本就是宣读判决书。邹今图一字一句地听。说她——长期隐瞒富农成分，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，对三面红旗不满，偷奸耍滑，好逸恶劳。处处与革命为敌。最后发展到用害死大队分配给她的饲养耕牛，以达到阶级报复之目的。为了狠抓阶级斗争，打击阶级敌人，特判处反革命罪犯邹今图有期徒刑十年——读完以后，法官走到她跟前，弯腰把判决书递给邹今图。

“十年，十年！”她万万没有想到竟是这个数字。满以为一年半载了事，因为谁都清楚，牛是老死的，饿死的。原本冷静的邹今图，从心底升腾起万丈怒火，再也遏制不住了，回转身去接判决书的时候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十年？还二十年哪！”

也不知道是她用力过猛，还是法官松手太慢，那一纸判决书，居然逢中断开，齐崭崭分作两半截，邹今图手里捏一半，法官手里捏一半。这样的场景，台上台下全都傻了，满场惊叫！

法官备感受辱，满脸红通，立即宣布：“休庭！”

十分钟后，重新宣判：前面的陈述都无变化，唯一的变化是刑期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！无话可说，也不能说，邹今图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了反革命罪犯，刑期翻了一倍。

押回看守所，整整一天一夜，她不吃不喝，直直地躺在地铺上。三天后，看押人员叫她起来，说：“家里人来看你了，还带了东西。”

一定是留玖，可能还有母亲——邹今图翻身爬起，要求打水洗脸，要求喝一碗粥。

在看守所一间办公室里，三人见面了，让邹今图大吃一惊。“天上一日，世上千年。”母亲的头发全部脱光，身穿灰色棉长袍，像是父亲的遗物；留玖的头发齐刷刷全白了，散散地搭在胸前，一身玄色裤袄，一只胳膊挎着一个大包袱，一只手臂挽着金氏。

三人痛哭，哪里有话，都是直见性命。还是留玖先开口，说：“把你的四季衣服，拣了好些的，送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三双鞋，新的，旧的就不拿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有一包白糖和一点钱和粮票。”

“嗯。”

三个“嗯”，听得金氏心如刀绞，她喊了一声：“今今！你在替我顶罪……”话说到此，就再也讲不下去。

旁边的看管人员要她有话快讲，并告诉她们：凡是判决了的犯人，很快就会遣送到很远、很远的劳改队服刑。再要想见面，就不易了。

这话灵验，金氏止住了哭泣，对女儿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身边有留玖呢！幸好你读过书，可以写信。给你装了二十个信封，留玖把邮票都贴好了。”

“是一年写一封么？”邹今图问。

金氏又只是哭。看管人员，说：“劳改表现好的，还可以减刑，要不了二十年。”

留玖急切地说：“你在里面多少年，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多少年。”

邹今图被送到了劳改农场，拼命干活，一心想获得减刑。因为心灵手巧，什么活儿都学得快，也干得好。她在牢里写家书，每一季寄出一封，令她不解的是母亲均无回复，这让她越发地不安。

后来，有个新来的罪犯是来自她的家乡。邹今图跑去打听，新犯告诉她：当地社员说，曾见一个白发女子搀扶一个光头老妇。老妇身着灰布长袍，白发女人穿玄色袄裤。二人轻飘得像幽灵，祭过邹氏坟，穿过蓝白巷，淌过沙白河，便了无踪影。一说，俩人去了留玖的老家；一说，她们在外省行乞；还有人说，她们饿死在通向大城市的路边。互相紧搂，尸首掰都掰不开。

一家人，散了。上天的上天，入地的入地，受苦的受苦。

## 下编

## 第一节

在所有的农活里，张雨荷最怕夏秋之交的割草。从前的她，多么喜欢草哇，光滑柔软，公园的草，庭院的草，河边的草，尤其是草坪。劳改队也有草，可样子全变了。这些生长在高原荒野的草，准确地说是茅草，经过整整一个夏季的日晒雨淋，每根草足有半人高，粗壮张扬，直的如铁剑，弯的似铜钩。草窝中大多生有荆棘。荆棘也是异常粗壮，枝条上布满锥形的尖刺，气势汹汹，让人根本无法靠近。它们从强盛到狰狞，从狰狞到凶残。刚把草攥住，手心就生疼。记得第一次“上阵”割草，就遇到阴雨浓雾。割草用镰刀，对付荆棘用砍刀，两把刀交替使用，手臂不停地挥动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张雨荷的手心、手背及胳膊，就布满刀伤和血痕，纵横交错，她数了数，竟多达百条，都是荆棘扎的或是草的锋利边缘划的。张雨荷真的不明白了：都是草啊，从前的柔软与诗意，怎么都变成了惩罚自家的利器？地上湿漉漉，天空雾蒙蒙，有风吹过，乱蓬蓬的茅草就摇摆如浪涛，发出“啦啦”的声音，凉气随之直入肌骨。张雨荷抬起头，眼中的泪水和天上的雨水，一起从面颊滚落。人湿透，心湿透，仿佛人生没有什么是重要的，唯一期盼的就是听见“收工”钟声。

张雨荷吃力地割着。尽管请母亲寄来几双线手套，专门用来对付割草，但是戴上手套，动作又不麻利，加上自己的刀具不行，干起来十分吃力。

冷不防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把镰刀“飞”到离她不远的地方。张雨荷走近看，天哪！刀刃锋利，刀把光滑，刀身长短也恰到好处。谁的刀？咋这样好？再瞧瞧自己手里刀，又钝又丑，一副“怂样”。这把“怂”刀是张雨荷领取工具时，苏润葭分配给她的。新犯啥也不懂，接过来就用，只是觉得很费劲，任你在磨刀石上千百回地推下拉上，即使看上去很光亮，用起来还是特吃力。

易风竹偷偷告诉她：“才来的新犯，都不会有好工具用。你就慢慢熬吧。”

杨芬芳看不过去，背地里给她磨过几次。磨好后，张雨荷没用几下子，就又割不动了。她问杨芬芳：“我的刀毛病在哪儿？”

杨芬芳说：“钢少，一磨就成，一用就钝。”

张雨荷叹道：“难怪累得死，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只有换一把。”

“找苏润葭？”张雨荷问。

“当然。”杨芬芳答。

“她有好刀吗？”

“她也没有太好的刀，好刀都在老犯的手里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谁的刀最好？”

“邹今图。”

张雨荷兴致来了：“她的好刀从哪里得来？”

杨芬芳答：“弄到好刀有三条路子。一是深得管生产的干部信任，派你下山领取新的工具，你就可以捷足先登。二是男犯用的刀都好，你和他们有交情，人家私底下送你一把好刀。当然也不能白送，要占你的便宜。第三条路子，就是用钱和粮票从当地社员手里买刀。”

“邹今图是属于哪一类？”

杨芬芳说：“那就知道了，这属于犯人的秘密。”

镰刀躺在地上，闪着孤独的光，张雨荷不敢“轻举妄动”。

“刀是我的，给你用的。”说话的邹今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她的身后。

张雨荷着实吓了一跳：“是给我的吗？”

“不，是借给你用的。出工时，你到工棚拿这把刀；收工了，你放回原处。即使苏润葭见了，也不会说我们拉拉扯扯。”

“好。”张雨荷太高兴了。能够得到一把好刀，她情愿违反监规。

“记住，你把刀用钝了，千万别替我磨。”邹今图转身走了。

好刀就是不同。一刀下去，野草随即齐根倒下，还发出“唰，唰”的声音，很好听。临近收工，易风竹在苏组长带领下，开始丈量和统计每个人的割草进度，她俩发现张雨荷割草大有长进。

“你干得不错嘛。”苏润葭说。

过了两日，苏润葭晚上临睡前突然问张雨荷：“你是在用邹今图的刀割草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她把好刀送给你啦？”

“她说是借我用的。”

苏润葭绷着脸，说：“你要当心，别搞成黄君树。”

张雨荷有受辱的感觉，气冲冲地出了监舍，端个小板凳坐在房檐下。正巧姜其丹也坐在那里。张雨荷把刀的事情跟她说了。

姜其丹只回答了一句：“依我看，苏润葭是好意。”

漫山遍野的草好不容易割完，只有易风竹还在干收草的活儿，或垛起来做牛饲料，或烧成草木灰做肥料。草割光，绿色也随之褪尽，露出一个个灰色的山头。而变换的色调，最能说明夏天已悄然过去。阿弥陀佛！可以不割草了。张雨荷把刀交到邹今图的手上，说：“太谢谢你了。”

接过刀，邹今图用手指抚摸张雨荷的手背，说：“明年，我给你弄一把好刀来。”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这轻轻的触抚像银针扎进穴位，强烈的震动和久违的柔情，随着敏感的经络扩展到全身。从“揉肚子”到“送好刀”，邹今图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好？张雨荷不禁想到了黄君树。

周日，女犯休息。见黄君树端着脸盆，向值班干事申请到外面的水沟洗衣服，张雨荷也端起脸盆，朝里面胡乱丢进两件衣服，和她站在一起申请洗衣服。出了监狱围墙的侧门，沿着石梯向下走百米左右，就是一条水沟，水沟的水是由山涧直泻下来，雨多的时候，水沟的水就汇聚成水凼。水凼的水很清，也凉。黄君树把衣服搁旁边的草丛上，用脸盆舀水，把衣服打湿，抹上肥皂。她的侧影很好看，尤其是鼻子，简直与石雕无异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张雨荷问。

黄君树淡淡地说：“我等你开口呢。”

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知道啥？”

“你是不是想打听邹今图？”

两个人，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张雨荷直接问来：“你俩要好吧？”

“不是要好，是狠——要好。狠，是狠心的狠。”

张雨荷发现安静娇小的黄君树，开朗大气。这让她非常满意。因为在监狱里关押久了，人自会变得斤斤计较，能为一片肉的肥瘦，一碗粥的稀稠，而吵闹不止，争执不休。

“是因为孤独吗？”

黄君树纠正道：“不，是因为需要。”

“你能多讲几句吗？我感兴趣。”

“你感兴趣，还是因为她对你感兴趣？”

张雨荷说：“你太聪明了。”

黄君树带着一点点讥刺口吻，说：“我知道，她半夜给你揉过肚子，还把好刀借给你用。”

“哎呀——”张雨荷叫起来，“是她告诉你的吗？”

“她的一举一动，我都有感应。”

张雨荷睁大眼睛，说：“这可太有意思了，我想，即使恩爱夫妇也没到这程度吧？”

“这事说不清楚。但是，我可以告诉你——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太需要她了，她这个人，我怎么说呢？用一句话来概括吧——最需要的时刻，她总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面前。”

张雨荷心里思忖：可不是这样吗？邹今图同样也是出现在自己“最需要的时刻”。黄君树还告诉张雨荷，自己与邹今图的“命相”实在太相似了：两人出身都不好；两人都读到中学；两人的身边都有女佣伺候；两人都是从刑事犯罪上升为反革命；两人现在都是无父无母，将来出狱也是无家可归。

衣服洗好，黄君树用衣襟擦干手上的水珠，望着晴好的天空，感慨地说：“岸上的鱼会死于对一滴水的渴望，这就是我们‘狠’好的理由。”

“你们太浪漫了。”

黄君树再次纠正：“不是浪漫，是需要。”

## 第二节

陈慧莲又病了。她老病，大家习以为常，作为组长的苏润葭，也没问一句。

陈慧莲对正待出工的姜其丹，恳求道：“你能陪陪我吗？我不行了。”

“陪你？监狱没有这个规矩。”说归说，人随即忙起来。在她的枕边放上一杯开水，一块打湿了的小毛巾，一叠草纸，还把张雨荷帮她买的糖果拿出两块，剥去糖纸，放在水杯旁边。最后，她找到一块脏兮兮的马粪纸，裹成一个喇叭状的小筒，用线固定住，搁在枕头上端。

陈慧莲把纸筒扒拉开，气呼呼道：“把这么脏的东西给我，做啥？”

“万一你支持不住了，就用它喊啊！”

“我喊谁？”

姜其丹眼圈有点红，说：“就喊——陈慧莲要死了。有人听见，就会来救你。”

陈慧莲问：“要是没听见呢？”

“那你就再喊，使劲喊。”姜其丹怕忍不住要哭，赶忙跑开。

说陈慧莲的罪名是里通外国，既因为她是教徒，还由于她是从澳门回来，怀疑她是葡萄牙间谍。关在省看守所好几年，查了又查。陈

慧莲是一九四九年从大陆出去的，家境优裕，第二任丈夫很有些钱。她与前夫有个女儿。女儿留在了大陆，高中毕业后在C市的一个大型工厂当干部，是个积极上进的共青团员，为和“背叛祖国”的母亲划清界限，一直很少写信。“大跃进”来了，女儿变了，信多了，信的内容是要东西，从大米到味精，啥都要母亲寄来，把个陈慧莲弄得三天两头跑邮局，包裹越寄越大，寄费越来越贵。她也烦了，决定亲自带一大箱包括米、面、油、调料在内的食品，到C市看看很久未见的女儿和从未谋面的女婿。

分离太久，母女见面多少有些不自然，彼此也找不到多少话谈。好在女儿女婿上班，早出晚归。陈慧莲素来喜欢热闹，逛街，打牌，听戏，坐茶楼，下馆子，偏偏这些东西已难觅踪影。尤其是晚上，本该寻欢作乐，可街头啥也没有，别说霓虹灯，连路灯都是暗的。她记得往日这座城市有很多像样的餐馆和口味独特的小吃。现在，偌大一座城居然没有可食之物，每个人守着一份少得可怜的口粮。打从第三天起，陈慧莲就不大出门了，一头扎进厨房。

晚上，女儿女婿下班回来，见到一锅白白的大米饭，一碟黄黄的肉松和几块四四方方的苏打饼干，他俩一拥而上，“妈呀，妈呀”地大叫，把陈慧莲紧紧抱住，差点举了起来。这哪里是晚饭？简直是大餐。一家人围拢在饭桌周围，看着，笑着，说着，亢奋着。从女儿热烈的目光和甜美的笑容里，作为母亲的她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心理补偿。一顿饭下来，三个人亲热得真的成了一家人。在C市逗留期间，陈慧莲隔两天就给丈夫去信，讲述所思所想，所见所闻，还说今后回到澳门可要好好过日子，因为生平第一次知道啥叫“日子”。

残夏到仲秋，带的食品消耗得差不多了。陈慧莲准备坐轮船到上海，再转乘飞机回澳门。

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女儿两手抚摸着母亲呢子短大衣，叹道：“这衣服真好，是我这辈子没见过的好大衣吔！”

陈慧莲听了，把短大衣脱下塞到她怀里。女儿不肯收，陈慧莲说：“我到香港再买一件，就是。”说罢，从小皮箱里扯出件毛衣穿上，女儿一直送到码头。看着翻腾的水花和天空的浮云，她心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，盘算着明年一定再来，而且一定要再带更多食品。

船驶离了码头，陈慧莲的噩梦开始了。

她感到了疲乏，这一趟太累了，自己简直成了厨娘，从甲板回到舱里想小睡一会儿。谁知还没走到舱门，三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拦住去路，低声又厉气地对她说：“我们是公安厅的，你被捕了！”

客轮抵达下一个码头，她“前呼后拥”地下了船，上了岸。一辆草绿色吉普车早就“恭候”多时了。一路风驰电掣，人押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。铁门“咣当”一声关上，陈慧莲顿感天旋地转，仿佛从人间坠落到地狱，觉得太阳都熄灭了。开初人还算镇定，一心巴望把事情说清楚，好回澳门。谁知审审，停停，停停，审审，“三年灾害”都过了，她的问题还没完。接着，又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她的案子似乎被遗忘在抽屉里。陈慧莲听说，不审不判兴许是好事。不是有句话嘛：“宁蹲看守所蹲一年，不在劳改队呆一天。”因为前者是人犯，后者就是犯人了。就这样，她被关押了七年。尽管也因伤心而流泪，也因无望而失眠，但毕竟是有信仰的人，有着很强的自制力。不像一般人跨进牢门就大哭，哭得死去活来；或者大闹，闹到挨一顿暴打。但是，陈慧莲心底是无法平静的，这个“无法平静”的根源就是她的女儿。遭关押的

几年时间里，丈夫不能从澳门来探视，还情有可原。居然同住一个城市的女儿也不来探视，哪怕只有一次，哪怕递进来的是一张便条。

又是一个春节，陈慧莲从狭窄的铁窗望去，只见小小的一片天和云。她捧着年夜饭——一碗回锅肉，再次想到女儿。不过，这次不是“想”，而是“恨”。她是突然恨起来的！越想越恨，甚至觉得送行那一天，女儿要呢子外衣也是因为她早已知道母亲坐监只许穿号衣！陈慧莲深深责怪自己：为什么要回到大陆探视女儿？饿就饿吧，让她挨饿，六亿人都饿。对远在天边的丈夫，陈慧莲越来越惦念了，并反省从前只顾自己，对他不够关心、照料不周，但转而又想，天下男人都一个样：和老婆分开的时间一久，会再找女人，何况他还是个有钱的男人。

亲情一旦抛开，犯人就安心坐牢了。陈慧莲就是这样，日日看着自己的影子，听着自己的呼吸。

张雨荷多少有些同情陈慧莲：老来入狱，恐怕是人生最为不幸的事了。她偷偷对陈慧莲说：“我一家人原来在香港。”

陈慧莲喜出望外：“是吗？你住哪儿？”

“油麻地。”

“啊，啊。”陈慧莲像见到熟人，煞白的脸泛起一丝红晕。

很快，张雨荷发现陈慧莲常默默地注视自己。一次吃晚饭，大家排队打饭，每人一个玉米馍，一碗煮南瓜。

陈慧莲把自己的饭碗递给姜其丹说：“我胃不舒服，你替我打饭吧。再请把我的那个玉米馍，送给张雨荷。”

姜其丹知道这种“拉扯”，是违反监规的，但她还是悄悄做了。张雨荷不肯接受，虽然她特别想吃那个额外的玉米馍。她走过去对陈慧

莲说：“你不吃，也不能给我。”

“我希望你吃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张雨荷问。

“因为我上吊是一条路，你吃饱也是一条路。”

“为什么我吃饱是条路？”

陈慧莲看了看四周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出狱后，会回到香港吗？”

“我会，但我要先回到母亲身边。要走，母女也是一起走。”

陈慧莲用热烈的目光看着张雨荷，说：“你出去了，能替我做一件事吗？”

“是去澳门，找你的丈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你这样信任我，就不怕我告发？”

陈慧莲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知道一个人进来以后，浑身上下什么地方变化最大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没想过。”

“眼神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晚上，尚未熄灯，张雨荷躺进被窝，取出压在枕头底下的小镜子，对眼睛端详。的确，眼睛的大小变化不大，可眼神还真的不大对头了，不够清亮。她想，这一定是关出来的“戾气”所致，不觉有些佩服陈慧莲。此后，她常去陈慧莲的铺位旁边坐坐。

“陈慧莲社会关系复杂，你少接近。”苏润葭又打招呼了。

张雨荷大为光火：“为什么我稍微接触一个人，你就制止我？”

“因为你是犯人。”

在监狱，任何感情都是有危险的。

### 第三节

邓梅洗完澡，把换下来衣服丢进大木盆，一手拿着肥皂盒，一手提着木搓板，开始洗衣服。看了看天空，觉得很可能又要变天了，便挽起袖口，起劲地洗了起来。

在犯灶当炊事员的小妖精走到院子里，讨好地说：“报告邓干事，我给你烧锅热水吧。”

邓梅头也不抬，说：“好啊，你烧好了放在灶头，等我最后洗完了，再烫。”

小妖精又说：“我来帮你搓吧。衣服没几件，又不脏，一会儿就洗完了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易风竹就像旋风一样，来到她跟前。

“张雨荷打架啦！”没迈进中队大门，就听见易风竹她扯起喉咙，高喊：“报告邓干事，张雨荷打架啦！血都打出来了。”

邓梅皱着眉头，问：“张雨荷会打架？和谁？”

“骆安秀。”

“还在打吗？苏润葭怎么不管？”

“管不住，两个人还在打，打得浑身是血。就是苏组长叫我回来报告，请邓干事赶快去工地看看。”

“我马上就去。”邓梅觉得事情有些严重，是要去看看，她把手擦干，小妖精跟着把木盆端进犯人的厨房，麻利地洗了起来。

易风竹在前，邓梅在后，工地就在山坡。女犯们正在修土马路。每年入冬，农活少了，劳改队和公社一样，也要搞些“基本建设”，如修土马路，挖蓄水池，加固工棚，修理工具。眼下修的路，就是女犯中队通向山下场部的唯一的一条“马路”。因为是土路，所以每年秋冬都要修补，这次修路则是由于一场大雨，有了多处塌方，中队集中了几个工区的女犯，有的凿石，有的碎石，有的挖土，有的挑土。

到了工地，就见骆安秀不停地在破口大骂，一口一个“操”，把张雨荷的八辈子祖宗都“操”遍了。她领口敞开，露出长满牛皮癣的脖子；牙龈有血流出，顺着嘴角流出。

发怒的张雨荷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地狂叫，两眼通红，嘴唇发抖。随着骆安秀每一声叫骂，她就像头野兽一次次扑向对方。最初，因为骆安秀没有防备，得了手。但接下来张雨荷不是被打，就是挨揍。最狠的是一缕头发被骆安秀一把揪了下来，发根带着血。跟着一脚，张雨荷一屁股跌倒在地，一只鞋也不知道甩到哪儿去了。最惨的情景是骆安秀一把扯住她的上衣，死命向下拽，立马上衣扣子全部拽光，露出了整个上身，小背心也遮不住乳房的形状。

张雨荷也拼命了，用牙咬，用手抓。最后两人扭作一团，在满是泥浆的地上翻来滚去，全身从上到下都是污水泥浆。骆安秀几番骑在张雨荷身上，挥起老拳，猛击张雨荷乳房，边打边说：“我骑你，就是操你！”无人劝架，这是犯人们难得一见的热闹与稀奇，也是难得的娱乐和休息。

“住手！”邓梅用脚尖踢了一下骆安秀的屁股。她正趴在张雨荷身上，用长了癣的脸去蹭张雨荷面颊、脖子和袒露的胸脯。

两人收手，站了起来。张雨荷几乎站立不住，一只脚光着。邹今图找到被甩在草丛里的鞋，塞到她的手里。

邓梅问：“你俩说说，为什么打架？”

张雨荷痛哭不止。骆安秀一言不发。

邓梅用命令的口气，道：“苏润葭，你说说。”

“报告邓干事，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。今天的劳动任务是用碎石铺路面。我把几个工区的人分成三组。第一小组是用铁锹把昨天敲碎、堆放远处的石头放进箩筐，这个小组里干活儿的有骆安秀和张雨荷。第二小组的人最多，任务就是运送碎石到正在修整的路面。第三小组由邹今图带着少数几个人负责把碎石铺平、垫好。因为运送碎石的人多，大家都排着队。本来无事，谁知干到后来，张雨荷就和骆安秀吵了起来。张雨荷先讲了一句：‘你别欺负李学珍。’骆安秀说：‘我没欺负她。’张雨荷说：‘你就是欺负她。’骆安秀说：‘我怎么欺负啦？’张雨荷说：‘你每次给她的箩筐里加的石头特别多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’骆安秀说：‘你说欺负，那我就是欺负。李学珍是反改造分子。’张雨荷说：‘你太坏了。’骆安秀听了，就骂开了：‘我操你妈，你妈才太坏了。’张雨荷听了，人扑了上去。两人就打起来，谁也不听招呼。”

弄清了原委，邓梅先批评骆安秀不该骂人，后批评张雨荷不该打人，各打五十大板。

骆安秀立即检讨：“报告邓干事，我错了，请政府宽大。”

张雨荷弯腰低头，不开口，不认错。邓梅说：“张雨荷，你怎么不认错？难道你打人打对啦？”

张雨荷继续沉默。邓梅气了，对围观的女犯说：“看什么，有啥看头？都给我干活去。张雨荷，不检讨认错，那就站在这里。眼看要下雨，你有本事就站到收工。回到监舍，再继续站，直到你开口。”

刮起了阴风，风从山谷吹来，天空的云彩随风滚动，越滚越低，人站在高原，那浓云简直就像要俯冲过来，远远地传来呼啸之声，树枝剧烈摇动。有经验的犯人知道：雨快来了。

扣子扯没了，风把张雨荷的上衣吹得鼓鼓的，真是狼狈之极，只能用两只手把衣襟死死按住。雨大滴大滴地洒下来，张雨荷有些怕了——担心大雨浇头，“浇”出病来，而劳改队请病假，比登天还难。自从进了班房，目睹无数女囚的种种不幸，张雨荷认准一个理儿：一定要活着出去！绝不能倒，绝不能病，更不能死。

想到这里，她开口了：“报告邓干事，我打架了，因为我不能容忍任何人侮辱我母亲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张雨荷嚎啕大哭，几乎失声断气，好像要把肠肠肚肚都从喉咙里吐出来。

邓梅松了口气：“看在老天份上，宽大你这一次。”

她低头抽泣，一动不动，张雨荷自幼多少知道什么叫“惜名知耻”。但自从失去自由，这些全然没有了意义。

邹今图凑到邓梅跟前，说：“报告邓干事，张雨荷的上身都露在外面，就让提前回监舍换件衣服吧。”

张雨荷抬起头，眼泪汪汪地看着邹今图，无数的感想和感动汹涌而来：高墙和铁窗再高、再冷，属于女人的心灵，还在。

过了一些天，张雨荷觉得自己的脖子老发痒，也没在意，以为是蚊叮虫咬。抓几下，还是痒。后来，越抓越痒，若是出汗，那就不但痒，而且疼。痒胜于痛，为了止痒，不惜把自己抓到痛。她去找卫生员吴艳兰，扬起脖子让她看，说：“请看看，我的脖子是怎么啦？”

“哎呀，这是癣！”

“癣？”张雨荷心里登时就凉了半截。

吴艳兰说：“我也奇怪，你怎么会长癣？”

张雨荷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和骆安秀打架的场景：自己被死死按在地上，她那张长满牛皮癣的老脸就在裸露的脸上、胸前和脖颈，狠狠地蹭过来蹭过去。不仅把血蹭到自己的身上，还把长癣的细菌蹭到脖子上。人心就能这样坏——张雨荷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找骆安秀理论吗？一块“癣”，张雨荷觉得不是大事，最大的事就是这里的任何人，都可以肆意辱骂父母。自服刑以来，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”的罔极之恩和“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”的棘心之痛，是她难以承受的重负。在狱中什么都是听凭摆布，任凭驱使，唯有这一脉血缘，这一点神圣情感，需要守护。她也就是从狱中开始了对父母的最深刻、最持久的渴念。无论刑期多长、量刑多重，她知道在远方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那里，有翘首企盼的泪眼，有一桌备好的热腾腾饭菜。但是一声“操你妈”的侮辱，就轻松宣告自己的守护是无力的，也是无用的。

张雨荷跟吴艳兰要一瓶癣药水。吴艳兰说：“劳改队的癣药水只有一种，是擦脚的，不能擦脸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母亲不是省城医生吗？写信让她寄两瓶给你。”

张雨荷忍了一个月。一个月时间里，红色丘疹最初很像轻轻的炎症反应，之后形成鳞屑。一张脸成了边界清楚的“地图”：先是一小块，后发展到半边脸，再后癣又跨过鼻子……张雨荷照着小镜子，苦笑着对苏润葭说：“如果鼻子是喜马拉雅山，那我的癣已经从西藏翻越世界最高峰，到了不丹国。”

说话的声音大，全监舍的人都听见了。傻傻的李学珍冒了一句：“你赶快写信给母亲，让她寄药来，要不然你的癣还要跑到印度。”

这话说准了！张雨荷的脖子跟着就痒起来。事情再也不能拖了，写信告诉母亲，当然，没有告诉这“癣”如何染上的。她又托要下山到场部领取农药的邹今图：“给我买个大镜子。”

“好好一张脸，你不照。脸弄到稀巴烂，你要照了。”

“对了，我就是要用大镜子照癣。”

邹今图从山下回来，给她买了特别大的一面镜子，镜子的四角有用红漆画的小红花。镜面上端写着“斗私批修”。

张雨荷不满地说：“你绣花的图案好雅致，买个镜子这样俗气。”

邹今图笑了：“现在的镜子都是这个样子，这叫花脸照花镜。”

张雨荷举起镜子要摔，邹今图一把抢过来，说：“别摔呀，让这‘花’收那‘花’。”

人最容易受伤的，恐怕就是照镜子。张雨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连古板的王国维都说‘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’。花就花吧！本来就不漂亮，加上反革命，将来更没人要了。”

邹今图小声说：“我要，我要你。”

这话太刺激！张雨荷拿过大镜子，匆忙转身。邹今图追了上去，塞给她一个小纸包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六颗崭新的塑料纽扣。纸上用

铅笔写了一句：赶快把扯掉的扣子钉上。这时，张雨荷不禁想起黄君树的话：“我可以告诉你——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她总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刻。”

张雨荷很快收到母亲从省城寄来回信和一个包裹。信里写道——

雨荷吾儿：

接到来函，得知你长了癣，而且在脸上。这事，不可小视，你要做个长期治疗、精心护理的准备。你那里的医疗条件不充分的话，妈妈会尽量帮助你！放心好了。

我想，你大概是间接传染所致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你要记住自己是癣患者，千万保管好自己的毛巾、脸盆，乃至衣服，不可在大意中传染他人。

体癣由真菌感染，不会影响人的体内健康。你别背包袱，慢慢来，循序渐进，皮肤当然很痒，但不可因痒而不断搔抓，这样会加重。你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，用温水洗脸，少用肥皂。常常修剪指甲。吃东西尽量不吃辣椒。你会好的，我的孩子。

寄上水杨酸软膏两支，它是用于皮肤浅部真菌病，每日涂抹两次患处，涂抹时不要扩大范围，更不可弄到眼睛里。记住，用前要把患处清理干净。还有一盒凡士林油，是涂在周围临近的正常皮肤，让凡士林起保护作用。木盒子比较大，我就塞了些毛巾、手帕、卫生棉和一块碱性比较小的肥皂。如果这些物品违反了监狱管理细则，请你向管理干部好好解释，请求予以领取。

吾儿性情刚烈，你要好好劳动和学习，加强修养，接受监管。争取政府宽大，早日回家，妈妈等你！

母字

吴艳兰把软膏仔细看过，羡慕地说：“有亲属的犯人，真好。”

张雨荷双手捧起信纸，把它贴到长着癣的脸上。眼泪从信纸下沿流出。

服刑就是劳动，家是不能想的，生活是不能想的，什么都不能想。

## 第四节

周日的清晨。张雨荷不时抬头望去——真是大好天气！山顶飘浮着淡淡的白云，没几分钟，就变成玫瑰色，又从玫瑰色转为紫色，最后成了金色霞光。好天气，加上不出工，难得一次好心情。张雨荷洗漱完毕，拿出枕边的小木盒，把母亲寄来的软膏取出，挤出一点半透明的黄色软膏放在食指指尖，对着镜子仔细涂抹。在剧团，她看过许多女演员化妆，没有一个钟头的工夫，根本不行。所谓“色艺俱佳”，她们心里清楚，“色”永远在“艺”的前面。描容和化妆就是给自己增“色”。此刻的张雨荷对着一面花镜，突然有种化妆的感觉。

今天，她还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这件事，自被骆安秀又骂又打以后，她心里就定下了，也是盘算好了的，没跟任何人商量，包括她觉得有头脑的姜其丹。平素吃早饭或午饭，张雨荷是最匆忙的，即使用铝勺不停地往嘴里塞饭，也常常最后一个吃完。为了这个，受了苏润葭许多唠叨和白眼。今天的早饭，可以像在家中从容咀嚼，缓慢下咽了。一碗粥，张雨荷一勺一勺吃了半个小时。

饭后，她坐自己的铺位上，眼睛就没离开易风竹。见易风竹上厕所，张雨荷马上也上厕所。

扎好裤子，张雨荷对易疯子说：“我们到监舍的后墙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“有话在这儿说不行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见张雨荷表情严肃，易疯子同意了。俩人一前一后，到了监舍后墙。后墙连着一片菜地，由女犯中队的菜园组管理，种的菜都很普通，如南瓜、四季豆、圆白菜、莴笋、辣椒、茄子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。这块地种啥，女犯就吃啥。也种干部们吃的菜。给他们种的菜，品种就丰富多了，而且不施尿素，用的是女犯的粪便。别瞧干部吃的白萝卜个头小，可脆可香。犯人吃的白萝卜极长极粗，但是“水夸夸”的，没有一点萝卜味。应该说，张雨荷还在监狱里，就懂得蔬菜施化肥和用有机肥的差异。

见菜园组的人一筐筐地往犯灶抬大白萝卜，易疯子情不自禁地骂一句：“这大萝卜用来‘日’菜园组婆娘，才合适。”

菜园组的女犯们听了，咧嘴大笑。张雨荷十分不解，曾问过苏润葭：“易疯子骂她们，她们却高兴，为啥？”

苏润葭轻蔑地说：“为啥？为了过干瘾。”

知道菜园组的女犯多是诈骗犯罪，而诈骗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。即使如此，就能说她们是在“过干瘾”吗？张雨荷很不喜欢苏组长的讥刺与睥睨。有人把易疯子的脏话，报告给管理菜园组的陈司务长。不想，人家听了也是笑。看来，监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。

今天把易风竹弄到后墙的菜地，也是为了脏话。张雨荷说：“我今天找你是请你教我骂脏话。”

易风竹“嘿，嘿——”两声，撇嘴说：“张雨荷，你是有意害我吧？”说完就要走。

张雨荷揪住她的上衣后襟，恳求道：“我是真心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张雨荷眼圈红了，说：“易风竹，我劳改二十年，你总不能看着我挨骂二十年吧？”接着深鞠一躬，郑重道，“师傅在上，受徒弟一拜。”

易风竹没有料到张雨荷如此有诚意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她也高兴坏了，说：“一辈子了，没人叫我师傅。进了班房，倒当上师傅，收的徒弟还是个大学生的！”

授课正式开始，她盯着张雨荷的眼睛，说：“操！你跟我说，操。”

只见张嘴，不见发声。

“说呀！”易风竹一个劲儿地催，还呲牙咧嘴地帮她使劲。张雨荷张大嘴，一个“操”字提到嗓子眼，就是说不出口，憋得脸都红了。易风竹又站到张雨荷身后，自己骂一声“操”，就用手掌拍她的后背，仿佛要把“操”字从张雨荷的后背拍打出来。

张雨荷急得哭。易风竹也急，瞪着眼睛说：“你能不要脸吗？不要脸了，什么样的脏话都能骂出口。再说了，你别把脏话看得太重，说‘操你妈’就真是操你的母亲啦？监狱里的脏话，就是为了出气，解恨！”

这话灵了！“操”字从张雨荷的喉咙飞奔而出。

“好！”易风竹使劲鼓掌，用命令口气说，“你骂‘我操’。”

“我操。”

“我操你妈！”

张雨荷跟上：“我操你妈。”

易风竹开始一句句地传授：“我操你奶奶！”“我操你八辈祖宗！”“我操你家黄花闺女！”“我操……”

“操”字系列学完，易风竹开始教张雨荷学骂“日”字。

“日”字系列学完，易风竹开始教她形容男女的生殖器。她说：“你形容出来，那就是骂了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太下流，我不学。”

“还是学点哟，要不然人家说这些，你都不知道这话是在骂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好，我考考你。你知道什么是立口？什么是横口？什么是卖了立口供横口？”

“我根本没听懂，你再说一遍？”

她重复了一遍，张雨荷摇头，说：“猜不出来，告诉我吧。”

“横口是嘴巴，立口是婆娘的下身。和横着长的嘴巴相比，臭屁就是竖着长的。菜园组那些小娼妇不是靠卖屁糊口吗？所以我骂她们卖了立口供横口。”

张雨荷呆了好一阵，叹道：“看来，我这辈子学的东西都是没用的。这里管用的东西，我都不会。”

易风竹的老脸，浮现出难得的忧郁，既像是对张雨荷说，也像是对自己讲：“服刑就是混。混不好，还怕混不坏吗？”

“我操你四季花儿开，你敢不开？哪朵不开，我给你掰开。”这是跟易风竹学的最后一句骂人的话，形象且动感，让张雨荷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返回中队的院子，张雨荷看见骆安秀拿着水碗，在跟小妖精要开水，便微笑着招呼她：“你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骆安秀快步走来，张雨荷搂着她的肩膀，把嘴伏在她的耳边，亲亲热热说了一句：“我操你妈！”

## 第五节

陈司务长和丈夫是两地分居，每年都享有一次探亲长假。采茶季节结束，她带着宝贝儿子看望在另外一个县城工作的丈夫。

一月后，她穿着猩红的大衣返回中队，一双辫子也剪了，剪成短发，还用卷发器把刘海弄得像一根弯曲的香肠，紧扣前额。说不上有多好看，人却精神了不少。监狱干部任何细微的变化，都是女犯们感兴趣的。一连几天，猩红色大衣和香肠式刘海，成为无休无止的话题。为“刘海紧贴脑门”到底好不好看，还引起争执。总之，只要与“劳改”无关的琐细之事，都能激发出女犯们的热情。张雨荷初到，觉得这些女犯们太无聊，想不到才过一年，自己也这样了。

易风竹最早发现，探亲后的陈司务长和邓梅愈发地要好了：俩人一起到干部食堂去吃饭，俩人站在高台一起嗑瓜子，晒太阳，织毛活儿。天气好的话，陈司务长还和邓梅一起到二工区工地，不仅看女犯劳动，还要再聊上几句。不过，她选择的谈话对象都是像杨芬芳、邹今图、刘月影这类强健能干的女犯，而话题只有一个：关于树木——从树木延伸到木材，由木材延伸到可以做家具的木材；由普通家具木材，延伸至做家具的优质木材。她们谈话声音不高，但也不回避在场的其他女犯。

张雨荷很喜欢听，怎么说也比闷头干活有趣。她还多嘴，说：“我知道在家具木料当中，香樟，楠木，紫檀，最好。香樟做箱子，紫檀

做桌椅。”

苏润葭瞪了她一眼：“陈司务长也没问你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张雨荷问苏组长：“陈司务长原来是学植物学的吗？怎么对木材有那么大的兴趣？”

这一问惹得苏润葭冒火：“别打听干部的事情，张雨荷，你先管好自己。”

“我不过就是问问，干吗发那么大火。我明天问别人。”

苏组长说：“你也不许问别人。”

气得张雨荷端起饭碗，躲得远远的。

周六傍晚，是女犯最放松的时间，因为第二天是休息。每到这个时刻，张雨荷都要把母亲的信翻出来重读几遍，琢磨明天怎么给家里写回信。从外面传来邓梅的声音：“苏润葭，你到队部办公室来！”

她去了，没多久回来，对杨芬芳和邹今图说：“邓干事叫你俩到队部办公室去。”

没多久，她俩回来了。易风竹问：“找你们啥事？”

杨芬芳说：“明天外出办事。”

“办什么事？”

“不告诉你。”

易风竹追问：“你俩什么时候走？”

杨芬芳说：“你还没起床，我们已经就走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犯人认定她俩是要进县城，于是纷纷请二人代买日用品和食品。谁知素来温和的杨芬芳一口回绝，说：“没时间。”

张雨荷小声问邹今图：“什么差事呀？连买东西的时间也没有？”

邹今图眨眨眼，却也不语。

第二天周日，照例休息。张雨荷洗完衣服，把纸和笔拿出来写家信，告诉母亲治癣的情形：自擦药以后脸上癣好多了，起码是“版图”不再扩张。信写好，报告邓梅，请求过目检查，再封口。

邓梅问：“你母亲是看内科的，还是外科的？”

张雨荷说：“报告干事，母亲说，现在的医院取消内科和外科，一律改成‘六二六’医疗室了。”

“哦。”邓梅说，“你的信，我收了，回监舍吧。”

张雨荷很想问一句：杨芬芳、邹今图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还是没胆子开口，乖乖地回到监舍。

山峦已是浓浓的蓝黑色，星斗在高高的天空中闪烁。晚饭也吃完了，还是一碗水煮圆白菜，一个玉米馍。因为是假日，张雨荷吃得更慢了。像吃西餐那样，用手掰玉米馍，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送。用勺子把大块南瓜搅烂，满碗橙色，假想眼前是一盘西餐的红菜汤。她的心里惦记着杨芬芳和邹今图。

天色黑尽，她俩终于回到中队，很累的样子。邹今图在脱外衣的时候，从口袋里掏出三张叶片，匆匆递给张雨荷。没来得及说话，两个人被陈司务长叫到队部。

张雨荷抚开树叶细看：叶卵形，厚厚的，有十公分长，叶脉分明，正面是有光泽的绿，背面是无光泽的灰，散发着香气。这个气味好熟悉啊！熟悉的气味把张雨荷带回到从前的家。家里有两个老式衣箱，打开铜锁，从里面散发出来的，不就是这个气味吗？香樟，肯定是香樟！她想：邹今图、杨芬芳今天干什么去了？居然有雅兴到林子里看树？

半个小时后，二人从队部回到监舍。女犯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个没完——

“你们白天究竟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是不是进县城了？”

“你们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你们买东西了没有？”

任女犯怎么问，俩人就是不回答。这时小妖精走了进来，对杨芬芳、邹今图说：“陈司务长叫我烧了一锅热水。政府宽大，叫你俩好好洗个澡。”

她们洗完澡，又从犯灶的窗口拿了晚饭，一人一个玉米馍，很奇怪，杨芬芳和邹今图都没吃那馍。易风竹跟着就骂开了：“两个骚婆娘，路上碰到男社员和男犯人啦？是不是下头日好了，上头吃饱了？怪得回来连晚饭都不想吃。”

见杨芬芳、邹今图又跟小妖精再热水洗衣服。易风竹的脏话，就又来了：“政府宽大，让你们打水洗澡。你们得寸进尺，还要热水洗衣服。我看你们是要用热水洗哟，那上面有戳出来的汤汤，有流出来的水水，还有鸡巴毛！”

见二人低头洗衣服，不搭理，易风竹骂得就更起劲了。邹今图猛地把衣服从盆里捞出，端起脸盆就朝她脸上泼去。肮脏的肥皂水把易风竹的头发淋个透湿，脸上也是，身上也有。

易疯子跺着脚，“哦——哦——”地叫，用手拼命揉眼睛。显然是肥皂水跑到眼睛里去了。

张雨荷有些奇怪，平素犯人“打监闹舍”，苏润葭早就报告干事、靠拢政府了，起码也是要出面制止。这次例外，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看

着。

杨芬芳看不下去，赶忙朝着队部大喊：“报告陈司务长！易风竹在骂人。”

“骂谁？”陈司务长从自己的宿舍里出来。

“骂我和邹今图，说我们今天到外面是去偷人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几分钟后，陈司务长和邓梅走都来到二工区监舍。陈司务长面带愠色，对易风竹说：“你把刚才骂人的话，再说一遍。”

“我错了，我错了嘛！请司务长宽大，请邓干事宽大，请政府宽大。”这几句话不停地在嘴里念叨，肥皂水不停地往下流，可怜兮兮的。

见监舍里里外外都是看热闹的女犯，陈司务长提高声音，说：“今天，我没让杨芬芳、邹今图休息，叫她俩上雄鹰岭看看有没有木材。咋啦？你不满呀！易风竹你改造得好，觉悟高哇，监督起我来了。好，我叫你去立功。让你明天下山，到场部干部科告我，就说女犯中队的陈司务长利用犯人休息的时间，给自己干私活儿。”

易风竹苦苦求饶，两只手左右开弓，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，不知扇了多少个。眼看要到熄灯时分，陈司务长说：“你写个检查，我明天看。若写得好，就宽大你。”

“报告邓干事，我不会写字。”

邓梅说：“叫张雨荷帮你写好了。”

熄灯哨响过，监舍恢复平静。易风竹跟小妖精要了一瓢冷水洗了脸，又换了衣，和张雨荷对坐在院子，愁眉苦脸的，不说一句。

张雨荷说：“你说呀，我来记录。”

她哭起来。

“你一句话都不会吗？”

她还是哭。

张雨荷急了：“快点呀，你说，我写。写完了，我们好去睡，明天还要劳动。”

她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不会说话，就会骂人。你就帮帮我吧！”

“这不等于我写检查了吗？”

“嗯，我对不起你！以后易风竹骂遍所有犯人，也绝不会骂你。”这话，反倒把张雨荷逗笑了。

她一提笔，易风竹就不抹泪了。忽然，她碰碰张雨荷的肩膀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注意，邹今图来了。”

“人家是上厕所吧。”张雨荷没抬头。

“不是撒尿，是有名堂。”易风竹说对了，邹今图没上厕所，而是朝女犯们统一放置脸盆和碗筷的木架走去。木架设立在院子的一侧，倚墙而立。每一个工区设一个四层木架，女犯们洗漱用具和餐具都集中在这里，摆放位置是按照监舍里铺位的顺序。张雨荷挨着苏润葭睡，二人的盆、碗、缸、勺、筷也就挨着摆放在一起。

“你看！”说着，易风竹又碰碰张雨荷的肩膀。

张雨荷停了笔，看见邹今图走到木架旁边，便说：“她是要喝水吧。”

只见邹今图看了看四周后，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东西，迅速搁进搪瓷缸子。之后，迅速离开。易风竹更加兴奋了，神秘地挤着眼睛，对张雨荷说：“这不是邹今图的位置，是黄君树的！那个白色的东西是个啥？肯定是吃的！我要去看。”

张雨荷没来得及制止她，人家已经像个猴子，三蹦两蹦地去了，又三蹦两蹦地回来。如发现新大陆一样，对张雨荷悄悄地说：“馒头！馒头！”

张雨荷眼珠大亮，仰望星空，吟诗般地叹道：“馒头，馒头，有多久没见到你？馒头，馒头，我多想把你捏到手里，放进嘴里。”

听得易风竹大笑，说：“一定是陈司务长拿给杨芬芳和邹今图外出干活的干粮，一定是邹今图舍不得吃，留给黄君树。看你那么馋，我现在就去把它偷来，送给你吃，也算我谢谢你替我写检查了。”

“易疯子！不许去拿馒头，这事又牵涉了陈司务长。”这话灵验，易风竹乖乖坐下。

黄君树苗条的身影终于出现了，快速取走了馒头。

## 第六节

高原秋天的到来，只需一阵凉风。阳光疏懒，飞鸟盘旋，看着错落的山峦由绿转暗，看着飘浮的薄云和飘落的树叶，心里会生出许多惆怅。

整个夏天酷热难挨，身体极累，监舍又热，睡得也不好。好不容易熬到秋凉，最后一批秋茶也采尽扫光，女犯们开始“补觉”，连最喜欢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，也都早早睡下。张雨荷就更不用说了。学习会前，就漱了口，铺好被子；学习会上，哈欠一个接一个；下学习会，就钻进被窝呼呼大睡。

半夜时分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哨声，所有监舍的电灯大亮。已经穿好衣裤的苏润葭大声催促着：“起来！穿好衣服，都到院子集合，快！”

女囚们个个莫名其妙，惊慌地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预感到监舍里出了大事。

“什么事？非要半夜把人叫醒。”张雨荷直嘀咕，极不情愿地出了监舍的门。来到了院子里，立马傻了：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的邹今图和黄君树，两个人低着头，站立在院子正中。邹今图似乎是有意地耷拉下浓密的头发，将前额和眼睛都遮掩起来。黄君树的脸则完全褪去了血色。

风停了。月色银白，弥漫空中，给人一种空幻的感觉，又像一张柔软透亮的纱帐，把大家罩在了里面。每个人睡意全消，谁也说不清自己心里在想什么，木然站着。张雨荷问苏组长：“她俩怎么啦？”

“别问我。”

易风竹嘴快：“狗日的，俩人在被子里面磨豆腐，磨得正起劲，让起夜的苏组长抓了‘现行’，报告了邓干事。”

“啊！”张雨荷失声叫道。

清点人数，女犯们列队站好。苏润葭快步走到队部办公室：“报告邓梅干事，集合好了，只有陈慧莲还在床上。”

邓梅从队部的高台阶缓缓走下，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对苏润葭说：“陈慧莲没有大病吧？”

“报告邓干事，好像没有大病。”

“那就端个板凳，让她坐着接受教育。”

陈慧莲战战兢兢地被骆安秀架着拖出来，姜其丹举着一件小棉袄追上，搭在后背。张雨荷不解了，平素还算平和的邓梅，今晚怎么啦？邓梅对小妖精说：“给我拿把椅子过来，今晚的事情我要问个仔细。”

姜其丹嘴角微微翘起，自语道：“这种事也要细问，后半夜我们还能睡觉吗？”

邹今图体质好，尚能挺住。可怜的黄君树那修长的双腿已经在打抖了，神色间的那份凄惶，让张雨荷感到恐惧和哀伤。皓月当空，院子里的一切都格外分明，但张雨荷眼里，它已经成了一座幽暗的密林，自己也被拖进了密林深处，阴森逼人。

审问和批斗开始了！

邓梅用讥讽的口吻，问：“邹今图，你干了一天活儿，晚上不好好歇息，到黄君树的被窝里加班去了？”

邹今图不做声。

“我在问你哪！”

邹今图仍不做声。

邓梅转而问黄君树：“你来说，邹今图到你被窝里干啥？”

黄君树用只有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回答：“她来看我。”

“放屁！”邓梅笑道，“白天不看你，非要半夜看？站着不看你，非要躺着看？好，就算是去看你！那我问你，她到你被子里看什么？”

黄君树答不出来。

死一般的寂静。邓梅摸着自己辫梢，慢条斯理儿地说：“你俩不说，我陪你俩，全中队的女犯也都来陪你俩。无非大家熬个通夜，反正我明天又不出工。”说到这里，邓梅把头扬起，对着所有女犯说，“你们一早可都要上山干活儿。”这话很灵，立即有了响应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：

“说呀！”

“快说呀！”

“快点坦白，我们也好去睡觉。”

“干都干了，还有啥不好说！”

邹今图还是不开口，黄君树的头更低了。

女犯们等得不耐烦了，小妖精猛地一声喊：“报告邓干事，把两个人的裤子脱了，看她们说不说。”

骆安秀立即附和：“她不脱，我来帮她脱。”

易风竹也来劲了：“好生看看两个婆娘的臭屁，磨出茧子来没有？”

有带头的，就有跟着的：“对，脱裤子！”

“两个都脱！”

“脱哇，快脱！”

一片“脱”声……

张雨荷的心骤然缩紧，暗自闭上眼睛。她没有勇气看下去，觉得这和批斗巫丽雪时，李指导员用拳头朝着巫丽雪美丽的眼睛猛击，用硬头皮靴死命地踹她纤细的腰没啥区别，甚至还要残忍。

这时，一个声音从队列里传出：“脱啥？太不文明了。臭屁人人有，又不是没见过。”说话的是美国博士李学珍，说完她优雅地把漆黑的齐肩头发甩到颈后，一点不疯癫。

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这多少让邓梅感到意外，幸有苏润葭等人及时给予回击，高喊：“我们不懂啥叫文明！”

“磨豆腐就文明？”

“打！打死反改造分子。”

“打倒美帝！”

……

女犯们跟李学珍闹开了，把她从队列中拉出来，推到黄君树的旁边，一起陪斗。骆安秀冲到李学珍跟前，狠踢她的脚踝骨，美国女博士顿时扑倒在地，没人扶她。一旦成了犯人，你就是茅房的板子，说踩就踩了；你就是床下的夜壶，说尿就尿了。

愤怒的张雨荷憋不住了，对着骆安秀喊了起来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”

“就打，反改造分子人人可打！”

“监规里有这一条吗？”张雨荷也不示弱。

邓梅起身，制止张雨荷与骆安秀的争吵，喝道：“你们谁也不许说话！”她继续追问邹今图：“你说呀，你钻进人家的被子里干了啥？”

邹今图还是不说话。

“是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？”这简直是让邓梅下不来台，她勃然大怒，“杨芬芳拿绳子来，给我绑了。”

恐惧能粉碎任何的铜墙铁壁，一声“绑”字出口，引来邹今图千般慌乱。她“扑腾”一声跪下，苦苦哀告：“邓干事，我错了，宽大一回吧！”

邓梅扭过脸，高昂着，看也不看。

杨芬芳从监舍取来绳子，递上。邓梅看了看，说：“怎么是一根？再去拿一根来！”

刚才还你一言来我一语，顿时没人讲话了，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，院子里静得可以听到各种昆虫的唧唧声。杨芬芳极不情愿地又拿了一根。

邓梅命令道：“刘月影，站出来！你和杨芬芳一人绑一个。”

刘月影说：“报告邓干事，我马上就要满刑了，让刑期长的人来干吧。”

“我叫的就是你。”

刘月影嘟囔着，走到黄君树跟前。张雨荷以为这次绑人和以往一样。但是，当看到邹今图和黄君树是脊背靠脊背，屁股贴屁股，紧贴在一起，她心底如寒风掠过蓬蒿，一浪一浪地翻滚。两根绳子并不是各绑各的，而是交叉捆绑，将四只手臂反绑捆扎在一起，勒紧再勒

紧，不消十分钟，从胳膊到手掌就都变成紫色。这种刑法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鸳鸯绑，是专门对付狱中女女，牢内男男的。鸳鸯绑的疼痛程度，数倍于单人绑。因为任何一方的细微举止，都会剧烈地扯动对方的躯体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承受痛苦的同时也输送给对方，让对方也同时承受，且承受更多。捆多久，就相互折磨多久。要命的是黄君树根本经不住“绑”，更何况是鸳鸯绑。她又是俯身，又是后仰，又是弯腰，又是扭臀，又是跺脚……说话细声细气的她发出的一声声叫喊达到变形的程度，如钢针划破玻璃时发出的尖利颤响。邹今图在自我克制，任凭黄君树扭动，竭力站稳，紧咬牙关。承受不起的黄君树大口喘气，人也跪了下去。这一跪，就把背后的邹今图腾空甩起。邹今图痛彻筋骨，张着血盆大口，一颗咬断的牙齿，落到了地上。她“哎哟——哎哟——”地惨叫，这已经不是人的声音了。

突然，卫生员吴艳兰跑到邓梅跟前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报告邓干事，陈慧莲的情形不大好，心脏病发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邓梅多少有些慌了：“苏润葭，姜其丹，你们把陈慧莲抬回监舍。吴艳兰，你赶快给她看看。”

吴艳兰皱起眉头，说：“她年龄太大，体质太差，在中队卫生室治疗恐怕不行。”

犯人咋整都行，一旦整出人命来，劳改干部就要小心了。邓梅把邹今图、黄君树暂时撂下，亲自跑到队部办公室打电话，和山下的劳改医院联系。劳改医院，是犯人给犯人治病的地方。有的犯人医生的本事，比县医院的本事还大。一次，张雨荷牙疼，疼得实在受不了，邓梅容许她到劳改医院拔牙。不想，给她拔牙的竟是华西医学院口腔

科的医生。她把自己遇到好牙医的情况告诉了邓梅。邓梅说：“劳改队有两个地方是人才荟萃，一是医院，二是剧团。”

“剧团？”张雨荷听得瞠目结舌。

邓梅得意地说：“对呀，生旦净末丑，一行不差。每年唱戏，省公安厅的人都要坐着大轿车来呢。”

一番耽搁，邹今图、黄君树已双双倒地，叫喊也变成了呻吟。邓梅快步走过去，蹲在地上，对着黄君树厉声逼问：“你说——邹今图到你被窝里干啥？”

“邓干事，我说了，你要宽大啊——”

“说了，就松绑。”

“她到被子里，摸我。”

邓梅撇嘴，道：“什么叫‘摸你’？就是搞你嘛！”

女犯们爆发出笑声。

“怎么搞？你要继续交代。”邓梅的话，把批斗会推到了高潮，像刚施了肥的庄稼，个个都来了精神。

黄君树吃力地吐出一句：“就是……就是……用手指摸我的下身。”

“摸到什么程度？说！”

“手伸进去了。”

“几个手指头进去了？说！”

“先是一个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又有一个…”

邓梅再次逼问黄君树：“她用了其他工具没有？”

黄君树只是摇头，人昏了过去。

有了这样的交代，邓梅心满意足，宣布：松绑，解散，睡觉，熄灯。

张雨荷浑身瘫软。回到监舍，蒙上被子，任凭泪水纵横。

## 第七节

队部决定把陈慧莲送到山下，看病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陈慧莲很平静，也没向政府感恩，只是对苏润葭说：“让姜其丹过来，帮我收拾东西吧。”

苏润葭经请示，同意了。姜其丹反倒不大情愿，说：“不就是看个病嘛，有什么可收拾的。”

陈慧莲说：“要收拾，她不愿意，能不能请张雨荷帮忙？”

张雨荷马上表示：“我愿意帮忙！”能在监舍里多呆一会儿，就等于少在山上干一阵。

女犯们排着队走出大门，开始了一天的劳役。平素走路快如风的邹今图，拖在了最后。张雨荷觉得邓梅心太狠。刚动过刑，元气大伤，就不能让邹今图和黄君树歇个小半天？可苏润葭说了：上了刑具，还得了休息，那叫惩罚吗？

监舍里，只剩下两个人。张雨荷坐到陈慧莲的铺位上，说：“依我看，你就带几件换洗衣服，再带点钱，就行了。很可能医生诊断之后，开点药，就打发你返回中队。但是你千万记住——请医生开休息的假条。”

“就是回到中队，我也要收拾东西。”陈慧莲口气坚决，还一个劲儿地从枕头底下抽出她珍藏的白衣、白裤、白色毛巾、白手帕。每月

干部检查监舍，都要翻检囚犯所有的衣物。查到陈慧莲，她的洁净无比，她的一律白色，让脏兮兮的女囚羡慕不已。

“你都带上吗？”张雨荷问。

“不带，但也要清理好。”

她还有件浅灰色毛衣，八成新，开衫，镶银色金属纽扣，好精致，又漂亮。张雨荷看了看商标，惊喜地说：“开司米，英国货。我妈妈也有这样一件。”

“送给你吧。”陈慧莲淡淡一句。

张雨荷说：“你出狱的时候穿上它，多美呀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随声漫应，凄然地笑了。

每个犯人的枕头后面，都留有二尺之地，那是存放她们全部家当的地方。陈慧莲的枕后，还有一个白、绿两色的饼干盒，铁质，长方形，样子很旧，盒盖上写着“CREAM CRACKERS”字样。陈慧莲说：“你把它打开。看看装的是什么？”

铁盖挺严实，张雨荷用力才掰开——啊，满满一盒子玉米馍片，每一片都切得薄薄的，用火炭烤得黄酥酥的，一叠叠码得整整齐齐。犯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饥饿，而她却存着那么多的“干粮”，有点不可思议。

张雨荷问：“你怎么不吃啊，存着干吗？”

陈慧莲说：“我老了，吃不多。有的时候只吃菜，留下整个玉米馍，请值夜班的人帮我把它切成片，在炭盆上烤出来。当然，事先我跟两个值班的说好了，一人可以吃一片。”

张雨荷说：“你也把饼干盒带到医院吗？我想医院吃的东西，肯定比劳改队强。”

“我要走了，连盒子都送给你。”

张雨荷急得直摇头：“不行，这是违犯监规的，就是不违犯，我也不能要。”

陈慧莲有些生气，说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还说什么监规。你赶快把玉米片拿去，别让人家看见了，藏好。你饿了就吃，其实，也吃不了几次。”

在狱中，一片玉米馍比金银还要珍贵，张雨荷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接受这盒重礼。

陈慧莲指着那件开司米灰色毛衣，说：“请你找个机会，把它拿给姜其丹。”

张雨荷伸手摸摸她的额头，说：“你怎么啦？别说昏话。送出去的东西可要不回来呀。”

陈慧莲说：“我的脑子很清楚。”

外面有人在催陈慧莲，听声音，好像是洗菜的小妖精。陈慧莲慌忙从夹袄里层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条，神色凝重，双手递给张雨荷。她接过来一看，那上面写着澳门的一条街道名称，一个门牌号码，一个男人姓名。

张雨荷问：“是你丈夫的地址、姓名吗？”

“是。你会出狱的，出狱后你若愿意，请按这个地址给他写封信。就说——我爱他。”

“我爱他”，三个字——张雨荷很久、很久都没听到过了，眼睛涌出热泪，一下子抱住陈慧莲，说：“你的病会好的。”

陈慧莲伸出干瘪的手掌，拍拍张雨荷的臂膀，说：“我不是病了，是疲倦了。所有的幸与不幸，都已经交给了上帝，人生再也没有事是

重要的。”

张雨荷忽地想起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有个女儿在大陆吗？我要有可能，就先和她联络吧！即使丈夫离你而去，你也能和女儿在一起度过晚年，多好！”

陈慧莲脸色陡变，嘴角颤抖，她显然在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张雨荷也意识到刚才的话，很可能让她伤心了，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提起女儿，让你伤心了。”

“我一点不伤心。你知道吗？正是她的检举，把我送进了监狱。”

张雨荷大为震惊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喊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她要这样？”

“因为没有信仰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。”

陈慧莲趴在小妖精的背上，一步一步迈出中队大门的时候，张雨荷竭力露出笑容。别了！那一刻，她觉得衰老的陈慧莲特别美，脸上绽放出生命中残存的光彩。张雨荷手里攥着那缕布条，内心有一种神圣感。

没等太阳落山，荒原已经带着很深的凉意。今天，女囚们干活不觉得有多累，因为有话题了，话题就是陈慧莲。有人说，她病得那么重，肯定住院了。有人说，医院不会收留快死的人，肯定要背回来。有人说，小妖精无论怎么说，她这回辛苦了。爱多嘴的张雨荷却不大说话，陈慧莲行前的一抹微笑，不停地徘徊于心田，挥之不去；而对其女儿背叛行为的种种揣测，也不断地浮现于脑海，思绪纷乱。姜其丹也不参加讨论。她偷偷地从张雨荷手里接过开司米毛衣的时候，不禁朝着天空祈祷。

“都别说话了！”忽然，苏润葭喝道，“你们听，是不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？”

易风竹眼快耳灵，听了一阵，说：“是小妖精在喊！”

女囚们面面相觑：小妖精喊什么？有啥可喊？或把人送进医院住下，或把人原封不动地背回来，何须一路大喊“苏润葭”？

苏组长对易疯子说：“你到山路那边接应一下，她是不是摔着了。”

易疯子像风一样，飞奔而去。大家完全无心劳动，也无心议论。空气里弥漫着不安，在不安中焦急，在焦急中忧虑。尽管在政治犯罪里里通外国是最最反动的，尽管大多数女犯与陈慧莲毫无往来，但长刑期犯人对“意外”和“死亡”都有一种共同的敏感——因为任何的意外都与自己的处境相通，任何人的消失也都犹如失去自我。苏润葭的脸色非常阴沉，多年的牢狱生活使她有所预感。

远处，隐隐传来了哭声，所有女囚都停止劳作，一起朝蜿蜒的山路望去。终于看到小妖精和易疯子两人哭泣着，相互搀扶着，独无陈慧莲。

小妖精哭得声音嘶哑，走路也是一瘸一拐，完全没有了在犯灶掌勺的神气。

苏润葭问：“陈慧莲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易风竹说。

死了？所有女囚都瞠目结舌。姜其丹冲到小妖精跟前，瞪着眼睛，扯住她的衣襟，喊道：“死了？她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搞的？”

再也支撑不住的小妖精，跌坐在地。又哭又说，语无伦次，像丢了魂一样。好半天，大家才听明白——

原来她背着陈慧莲，一口气跑到设在场部的劳改农场。谁知人家不收，就给开了点药，让原路背回。当时小妖精就急了，央求再三。倒是陈慧莲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，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别再求了，我也不治了。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，我好想吃碗白米饭。”饭桌上，陈慧莲一再招呼小妖精要吃饱，一碗不够，再添一碗。午饭后，两人上路了，因为起码要翻五个山头。

小妖精毕竟不是每天上山劳动的人，她感到背上的人越来越重。俗话说得对呀，人背人，背死人。俩人走得很累，很慢。走到雄鹰岭的林密陡坡，陈慧莲说：“把我放下来，我要解手。你也好休息休息。”小妖精把她放下，说：“你就在路边撒吧。”陈慧莲说自己是解大手，说完便向陡坡走去。等了几分钟，人不见回来。小妖精忽然觉得事情不大对头，赶快跑到陡坡，哪有她的踪影？顿时乱了方寸，乱走乱找。陡坡下面是悬崖，小妖精吓得尿了裤子。她高喊陈慧莲的名字，一声接一声，没有应答，只有回音。

陈慧莲死了，张雨荷觉得陈慧莲是自己存心去死，她盼着化成清风，飞过了雄鹰岭，向东，向东，回到澳门。

隔了一段时日，一天下午，收工回来，没让女犯洗脸吃晚饭，就吹哨列队集合。见所有的干部都站在高台上，大家都以为是要郑重宣布陈慧莲失踪的消息。不想，对陈慧莲的事只字未提，好像这里从来没有这个犯人。紧急而严肃的集合是因为要传达最高指示。张雨荷很奇怪：监狱从不传达领袖的最高指示。主席所有的讲话，犯人只有从每晚的省报上看到。原来这次例外，是因为伟大领袖的指示是针对犯人的。

中队所有的干部列队站成一排，中队长用非常洪亮的声音，说：“你们听好了！我们的伟大领袖最近针对监狱管理，发出了新的指示。”

张雨荷激动了，心想：是不是宣布大赦？是该大赦了，监舍都塞得满满当当的。谁料中队长宣布的最高指示，只有一句：“要把罪犯当人待。”据说，是老人家在一份监狱管理工作的汇报材料上的批示。张雨荷还想听下去，可是就只有这一句。中队长又说：“文件发下来后，上级要求要传达到所有的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改队，让所有的犯人都知道。所以，今晚我们及时传达，学习会就不读报了，讨论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。”

学习会上发言踊跃，一致表示：人民政府从来都是把罪犯当人待的。到了最后，邓梅见姜其丹始终不发言，两臂抱膝，眼望天花板，就点了她的名，说：“姜其丹，你说说对最高指示的感想。”

“报告邓干事，我的感想是——要把罪犯当人待，陈慧莲就不会死了。”

瞬间空气凝固了，女犯的心都悬在空中，等着邓梅发威。绷着脸的邓梅不说话，只把眼睛瞟了瞟苏润葭。

苏润葭心领神会，接过了话头儿：“如果没人发言，我就把明天要干的活儿布置一下……”

学习会散了，邓梅尚未离开监舍，就有人在哭泣，渐渐地哭声连成一片。把监狱当成家的苏润葭，脸上也泛起忽忽若失的惆怅。

铁窗冷冷，刑期渺渺，对接受改造的和抗拒改造的，都一样。

## 第八节

人死了，尸体呢？对此，女囚关切，议论纷纷；干部焦虑，争执不休。要知道，无论犯人是正常死亡，还是非正常死亡，都是要通知家属的——说明情况，领取遗物。当然，这“情况”有多少真实性，这“遗物”是否为全部，只有天知道。所以，陈慧莲是死是活，是必须派人到雄鹰岭，下到山崖底下去一探究竟。按照女犯中队的干部分工，这事当由邓梅负责。但是二工区的女犯发现，积极找尸的不是邓梅，而是陈司务长。

一大早，邓梅即派出杨芬芳和邹今图，由小妖精带路，重回陈慧莲出事地点找人或寻尸。

目送二人的背影，姜其丹对张雨荷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在想什么？”

“希望能快点找到，无论死活。”

“不，我希望她们找不到。”姜其丹的语气坚定。

张雨荷很吃惊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永远睡卧大地。多好。”

“这不是暴尸吗？”

“不是暴尸，是回到自然。”姜其丹眯缝着眼睛凝望天空，说，“其实我这样说，无非是安慰自己。我昨晚一夜都没合眼。想她，也在想自己，想一个犯人今后的归宿。想来想去，觉得真的到了无路可走，陈慧莲的死，也是一条路。上帝也会宽恕她。”

因为陈慧莲的事，工地上比以前沉闷多了。下午四点多钟，杨芬芳、邹今图从雄鹰岭回来了。衣服全被汗水湿透，脸上和手臂都有划痕，人累得连话都不想说。姜其丹第一个跑着迎上去，急切地问：“找到她了吗？”

二人不答，只是摇头。

苏润葭也是疑惑不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不止一次地去雄鹰岭伐木烧炭，靠着马路的坡度并不大，陈慧莲又老又病，即使拼老命跳下去或者是不小心，没站稳滑下去，估计也摔不了多远。你们怎么就找不到呢？”

邹今图立刻回敬她：“苏组长，我俩是笨蛋，你明天自己行走一趟。”

杨芬芳跟着说：“为了找人，我们穿过你说的那个烧炭的青□坪，再往下走，就越走越陡，简直就是陡壁悬崖，好在峭壁上长着很大、很老的松树，还有樟树、楠木。树干粗壮，树枝交错。我俩就凭借这些大树，像猴子一样，从这棵树爬到另一棵树。就这样往下走，又下到几十米的地方，居然发现从峭壁的乱石上，居然横着伸出一块巨石，有青□坪大小。我们趴到巨石的边沿，探出身子向下看。天啊，悬崖直上直下，深不见底。哪有陈慧莲？”

苏润葭又问：“有没有可能，她先摔在青□坪，后来滚下悬崖或者自己跳了下去？”

姜其丹插话了：“陈慧莲万一挂到树杈上，没死呢？”

邹今图有些生气，说：“我和杨芬芳没本事，没看到人，也没找到尸。我去报告邓干事，让你们这些能干的明天去雄鹰岭看个究竟。”说完冲出监舍。

“去就去，我也正想去。”姜其丹也不示弱，其实，她心里清楚，即使自己想去，干部也不会派她去——怕她也去学陈慧莲。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比讨论“最高指示”热烈多了，都认为陈慧莲是自寻短见，只是找不到尸首，让人不解。

正吵得热闹，邓梅和陈司务长传出话来：叫杨芬芳、邹今图到队部办公室汇报情况，接着又叫苏润葭去。等苏组长回到监舍布置二工区劳动任务的时候，大家发现，新增加了两项。一是为了对陈慧莲的死因负责，派杨芬芳和邹今图再去雄鹰岭探明情况，同时带上伐木工具，附带砍树。二是由苏润葭带上张雨荷也去雄鹰岭，到青□坪烧炭，因为冬季快来了。

“伐木，干啥？”张雨荷大感兴趣，见无人回答，便悄悄问杨芬芳。

杨芬芳说：“这是陈司务长的私活儿。她说这次春节回家，发现家具不够，要添置几件。刚好听见我们说在雄鹰岭悬崖没找到陈慧莲，倒看到樟木、楠木，她和邓干事说好，让我们给她砍几根。”

“她把木料送回家吗？”张雨荷问。

“才不呢！男犯里有的是木匠和漆匠。把家具做好，漆好，用大卡车拉回家去就是。”

“她付钱吗？”

“付个屁。”

又伐木，又烧炭，单这两个名词，就足够张雨荷兴奋的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农活重复，日子循环，单调枯燥，突然有机会换个新鲜活儿干，多好。不高兴的是杨芬芳、邹今图。特别是邹今图，气得满脸通红，坐在自己的铺位上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用自言自语的方式

“训”杨芬芳：“汇报嘛，就说寻尸好了，非要说看到了楠木。哪怕找到紫檀木，也不会给我俩减刑呀！逞能吧！搞不好，我们当中有一个还要送命，成为陈慧莲第二。”

张雨荷听到，吃惊地问苏润葭：“砍树会死人？”

苏润葭答：“砍木头不会死人，背木头会死人。”

“什么叫背木头？”

苏润葭不答不理的，脸上看不出一丝“内容”，只把眼睛望着别处。

青□木，是上等的制炭材料，砍下树干和粗的侧枝，剔除枝叶，截成一节一节，平放在地，搁置一两天，以挥发一些水分，再送进窑内。窑内排列的节节青□木，也有讲究，一根挨一根，一层叠一层，密密实实的——张雨荷兴致极高，干劲十足跟在苏组长后面，亦步亦趋学烧炭。头顶的巉岩，脚下的峭壁，左右的参天老树，无不带着阴森和忧郁。但这一切到了张雨荷眼里，却成了异样风景，仿佛是置身于西洋油画之中。

烧炭的窑是旧的，长方形，用砖与泥砌成。好不容易等到“点火”环节，张雨荷跃跃欲试，苏润葭不让，要自己动手。她叫张雨荷在一旁“和稀泥”，说：“等火点燃，见火苗升起，你就用稀泥封窑口。窑的顶部有裂缝，也要稀泥重新抹平。”张雨荷两手捧着稀泥，按苏润葭指挥东涂西抹，直到她满意为止。

齐活了！青烟从窑顶渐渐飘散出，淡淡的，不绝如缕。苏润葭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，丝丝地吸着，对张雨荷说：“这窑炭，肯定好！”

“该吃饭了。”苏润葭一句话，张雨荷早就饥肠辘辘，忙问：“吃什么？”

“烤土豆。”

“啊！”张雨荷又是新奇得不得了，看着随便挖个坑，看着随便把土豆扔进去，看着随使用泥土盖好，看着随便找些树枝架上，看着随便点上火，看着随便坐在地上，看着，等着！余烬尚未燃尽，一股久违了的食品芳香就扑鼻而来。土豆熟了。

张雨荷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好香！”

苏润葭一边剥着土豆皮，一边走到岩石边缘处，向下探头喊道：“吃饭了！”张雨荷知道这是在叫杨芬芳和邹今图，便也跟着大喊。

过几十分钟，杨芬芳、邹今图带着一身的木屑、一脸的汗水爬了上来。

大概是累了，她俩都不怎么说话。

杨芬芳说：“我们还有馒头呢！”

苏润葭从自己的小背篋里取出用毛巾包着的八个馒头。张雨荷觉得很像那晚上邹今图偷偷送给黄君树的样子，圆圆的，白白的，高兴得咧着嘴直乐。

杨芬芳说：“我来给烤馒头，你们等着。”

略带焦黄色的馒头递到张雨荷手里，她竟有些舍不得吃——一咽下去，就再也看不到了。

吃烤土豆，嚼烤馒头，喝岩石渗出的泉水——张雨荷乐得心花怒放，情不自禁哼了一段样板戏，说：“我希望天天这样劳改。”

杨芬芳撇嘴说：“你现在唱，过两天就轮到你哭了。”

没错，把树砍倒，成为木材，就“轮到你哭了”。

当邹今图用三寸宽的布带子，把一根比自己体重还要重的楠木，从上到下、从胸到臀，死死捆绑在身后的时候，惊骇万分的张雨荷，

已然魂飞魄散。她哆哆嗦嗦问：“我就这样背着它向上爬吗？”

杨芬芳答：“是。”

“身子都动弹不得，我怎么爬？”

“慢慢爬，但身子绝对不能摇晃。”

“我万一摇晃呢？”

“一摇晃，连人带木头就都下去了。”

“这就是背死人？”

张雨荷哇哇大哭。杨芬芳云淡风轻地飘过来一句：“我说对了吧，该轮到你哭了。”

邹今图瞪了杨芬芳一眼，说：“别吓唬她！你吓唬，她的腿软，就更容易出事。张雨荷，你小心就是，我会跟你后面，我会用手掌托住你的脚跟。但是，你千万、千万记住！身子一点都不能摇晃。”

张雨荷抹着眼泪，说：“记住了，可我还是怕啊！”

“别怕，我不死，你就会不死。”

张雨荷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“定格”在这里，结束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苦寒流放之地，化作一抔土，一堆灰。心乱如麻，心乱如麻！无论如何，自己也要多停留一会儿，拖延一下：“苏润葭，我想解个大手，兴许是刚才吃得太多了。让邹今图把布带子解开，陪我去那边解个手，我也可以轻松点。”

见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苏润葭答应了。

进了密林下的草丛，张雨荷就扑进邹今图怀里。当生命以死亡为代价，才弄清楚自己真的需要实实在在的活着。那是一种饥渴，强烈到无以名状；那是一种突发的欲念，欲念即要满足当下的冲动或心意，不顾一切。而眼前这个邹今图是谁？她不是女囚，是地母，胸怀

广阔；她不是女子，是男人，扎实强硕。一念豁然，迷津得渡。强大的吸附力，让她带着绝望而沉溺。张雨荷的意外之举，引来邹今图的激情和骚动。有如高压阀门被打开，哪怕后果是爆炸。到处是叶片、杂草、树枝、泥石，以及因烧炭而弥漫于空的烟尘，她们不在乎，监狱生涯使得她们习惯了粗粝、原始和肮脏。两个女人死死扭缠交错，彼此吞噬。邹今图款款引导，轻浅得像一条溪流。张雨荷全身颤动，好像掉进了溪水，漫过了干枯的堤岸。乳房因抚摸而红涨，腿间因摩擦而湿润，密吻的间歇，张雨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自己甚至都听到了血脉贲张的声音。

她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时间！可怕的时间，好比中秋望月，看上几分钟，即可归家。为月色而不负佳期，因可能降临的死亡，而忘记各自的经历和当下的危险。对张雨荷来说，更是属于全新的感受——自从关进监狱，多年的绝对孤立隔离早把心灵风干。不想，这“死别”般的拥吻，激情的摩擦，似有若无的“侵略”，都复苏了一个人所有的生活体验。缩紧的血液和深埋的情愫刹那间流畅起来，生命的脉络历历可见。哪怕是对方的手掌一把捏住自己细长的锁骨，也都化为神秘的活力在内心翻腾，并迅速传遍每一根神经，痴绝又癫狂！无数的感想汹涌奔腾，原来自己还活在人的世界。已不是无忧的年轻恋人，也不是成熟的调情老手，她们的情感需求和性爱冲动是斑驳岁月、孤绝处境、长期压抑状态与人之本性的“对撞”和“杂交”。做一次情欲的俘虏，做一回天性的奴仆，而疲惫的身躯和漂泊的灵魂，仿佛有了短暂的栖息和停泊。一切都是合理的，也是颠倒的。但是，伴随着“快乐”，张雨荷也分明感到内心的激情糅合着深深的悲伤、哀苦、无奈与恐惧。“享有”刑期，但不享有生命。所以一有机会就紧紧抓住，她们

无比珍惜，用唇，用眼，用舌，用手，互相寻找，眼睛发光，灼灼闪闪、似笑非笑地彼此瞅着。只能亲历和感受，却不知缘由。不管了，放任一次吧，任衰阳掠过身躯，任往事拂过心际。如果遵守规则，那自己就要错过青春时期仅有的生机和乐趣。张雨荷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等待处决，唯有和邹今图是个例外，也唯有这事把自己的生命翻了个面儿。

最初的羞耻与恨意渐渐模糊，消散开来。人最怕的，是无所爱。

## 第九节

晚上，监舍要熄灯了。

“张雨荷，马上到我这里来！”邓梅站在高台上，厉声喊道。

“是。”张雨荷吓得腿软，肯定是“偷情”事发，心如海里的浪，江上的涛，脑子里浮现的是那“鸳鸯绑”的惨景。她迅速地瞟了邹今图一眼。人家淡定如神，木梳刮头，一下又一下。

张雨荷一头倒在床上，风猎猎，马萧萧，寒冷从脚趾开始，从光裸的脚底向上攀爬蔓延。苏润葭说：“你怎么躺下了？听见没有！邓干事在喊你。”

“是。”说这个“是”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牙齿都在打颤。从二工区监舍到中队队部，也就几十米的距离。张雨荷一步，一挪，一摇晃，简直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还长。挪到邓梅宿舍门前，她用尽气力，喊：“报告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张雨荷刚进门，身体虚得赶紧把后背“贴”到了门板上，额上渗出汗珠。

“你病了吗？”邓梅见她这副“松”样，也有点吃惊。

“没病。我没病。”

邓梅指着一个小板凳，说：“你坐下。”

坐下？叫自己坐下——哈！张雨荷立即返阴回阳，恢复知觉。她用眼睛迅速“搜索”，发现小方木桌上放着一碗汤面。碗里漂浮着黄黄的鸡蛋花和红红的番茄片。没来得及收住目光，一个男人的身影从房间的角落里走了出来。他三十多岁，细高个子，皮肤发暗，不大不小的眼睛藏在一双浓眉之下，还带着点文气。浅蓝色衬衫放进棕色咔叽长裤里，一条黑色皮带松弛地系在腰间。整洁精干的样子，让张雨荷感到新奇和意外。

男人说：“我是邓梅的丈夫，叫沈鸿飞。这儿有碗面是给你做的。你马上吃，就在这里吃。”这话足够张雨荷头晕目眩。浑厚的声音像是从天外飞来。

“邓干事，我——”这突如其来的“福音”，让张雨荷慌乱到不知所措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
邓梅笑了，说：“他一直在最偏远的地方监管军犯，习惯于用命令的口气讲话，你别不好意思，让你吃面，你就吃。你在这里不能耽搁太长。沈干事对你有话说。”

不知是掩藏于深处的自尊心蓦地冒了出来，还是出于乍见生人的拘谨或是女性的矜持，嘴馋的张雨荷竟不敢去端那碗面。

沈鸿飞二话不说，走过去一把将张雨荷拽到小板凳跟前。张雨荷乖乖坐了下去，邓梅递过来一双竹筷子。

沈鸿飞与邓梅是一个学校的同学，又一起分配到劳改农场。从同学到夫妻，如水到渠成。沈鸿飞爱读书，喜思考，说话有条理，富于逻辑性，在劳改队里，最难应付的犯人是军犯，他们不是国民党军人，几乎是个个难缠。于是，就让他到军犯队当干部。军犯队大多设在偏远恶劣的地方。沈鸿飞不在乎，他有进取心，又有办法，遇到难

题常常表现出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本事，很快站住了脚。沈鸿飞不怎么用刑，却很受军犯的佩服。不久，被提拔为指导员。但是，也为此付出了健康。腹部不是疼，就是胀，终日浑身乏力，眼皮老是肿肿的，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老相。去劳改医院，去县城医院，先以为是肠胃不适，后认为是肝脾有病，啥药都开了，也都吃了，反反复复，就是不见好。

张雨荷把面吃完，汤也喝干。沈鸿飞的谈话，也到了开门见山：“张雨荷，听说你的母亲在省立医院是个很有名的内科医生。是吗？”

“她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，工作几十年了。”

沈鸿飞说：“我想找她看病。”

“她现在靠边站了，在食堂打杂。”张雨荷回答。

“有本事的，很多都靠边站了。这没关系，我能见到她就行。”

张雨荷有些为难地说：“母亲在一封信里说，医院搞改革，内、外科都不分了，一律叫‘六二六’医疗室。”

沈鸿飞接过话头：“我知道什么是‘六二六’。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批示。他严厉批评中央卫生部不是为人民的，应改叫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。老人家又说，读书越多越蠢，医学教育用不着高中生、初中生，高小三年级就够了。城市医院只该留下毕业一两年、本事不大的医生，其余的都到农村去，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。总之，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农村。”

张雨荷赞叹道：“沈干事，敢情你对医院工作也熟悉呀。”

“不是我熟悉，是报纸上都有。张雨荷，实话告诉你，正因为连外科内科都不分了，所以我看病更得找你母亲。”

“问题是我母亲怎么给治疗和开药？”

“不要她治疗和开药，主要是做出诊断——到底我害的是什么病？”

张雨荷很愿意为这个叫沈鸿飞的服务，图的不是桌上的一碗挂面，而是他有可能成为母女暗中互相沟通的桥梁，一方面把自己的真实境况告诉母亲，另一方面再把母亲的真实消息带给自己。想到这里，张雨荷心头一酸，眼泪潜然而下。

沈鸿飞说：“想母亲了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会安慰老人家的。你是政治犯，单靠劳动表现是很难减刑的，即使减刑，也是一年半载。政治犯的关押和释放更多地取决于形势。形势变了，死刑犯都有可能‘一风吹’。所以，你的任务不是凡事强出头，而是忍耐加等待。”这一席话所表现的见地和勇气，让张雨荷大为震惊。难怪，众多的军犯能服从他的管教。

沈鸿飞话锋一转：“张雨荷，一定要遵守监规！否则形势好了，你仍然难以释放。最近，你和邹今图很接近，在雄鹰岭伐木，你俩在野地草丛搞了一阵，对吧？”

“没搞，就是亲热。”张雨荷的脸顿时红了，红到脖颈。

“别狡辩，亲热就是搞。”

张雨荷怯怯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邓梅插话了：“人家苏润霞把木头交到陈司务长手上，也就把检举材料交到我的手里。我把事情跟鸿飞说了。鸿飞给我出主意，让我先向陈司务长透露消息，看看她如何反应？”

“为什么要先告诉她？”张雨荷不懂了。

“因为事情要弄清楚，势必要调查陈司务长的私自伐木。干部违规和犯人违法搅在一起，是劳改工作的大忌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陈司务长急了，做了几个菜给我送来，希望我把这份材料扣下来。砍木头和同性恋都不提，就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”

听到这里，张雨荷松了一口气。

接着，沈鸿飞开始“教育”张雨荷：“你和邹今图的关系就叫同性恋，军犯里最多，不止有男同男，还有人与兽。这方面，我的见识比你多了。不奇怪，人嘛！但是你要知道，干这种事在我们国家是犯罪，叫鸡奸。人要戴帽子，叫坏分子。总之，要坚决取缔和打击的。”

张雨荷申辩道：“这件事绝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也不是黄君树。”

邓梅不耐烦了，说：“我既不追究，你就别辩解了。你和黄君树是程度不同，但性质一样。”

也许因为沈鸿飞有求于张雨荷，她的态度有些强硬起来：“性质就是不一样。”

沈鸿飞制止了她继续说下去：“别讲了，你要感谢邓梅，是她把事情压了下来，没向队部汇报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今后要远离邹今图。你不替自己想，也要为母亲着想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让张雨荷闭了嘴。

沈鸿飞继续说：“你现在就给母亲写个字条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夫妇和你的关系。我拿着你的字条，去省医院找她。”

张雨荷很快写完。沈鸿飞看后，说：“你的字，很不错。”紧接着又说，“现在，你可以回监舍了。不过走之前，把粘着油花的嘴角擦干

净。”末尾一句，让她很不好意思。

夜里，张雨荷失眠了。

母亲忙碌的身影，父亲孤介的灵魂，穿越漫漫时空，直逼过来，显得那么强大，那么亲切。在充满了恐惧、狰狞、冷酷的世界里，思念是能够在黑暗中重新点亮的火把，使自己不至于被黑暗轻而易举地淹没。张雨荷知道，父母是自己生命的出发点，也是终点站。人从哪里来？又到哪里去？即使出狱，除了家人，也再无他人可以依凭。有如南行的候鸟，哪怕隔了一个世纪，也要摸索着飞回原处。想到这里，她深感对邹今图的举动太轻率，轻率到狂乱！是出于现实的需要，将来刑满了，和亲人团聚了，还需要吗？这是在用一种混乱抵御另一种混乱，是对邹今图情感的欺骗。痛心的是，一个人的自私在苦难中尽显无遗，还把个人情感生活涂抹得像一幅乱糟糟的草图——张雨荷内心的沉重和自责，随之而来。

茶树进入了病虫害防治阶段。整个茶园都要喷洒一次波尔多液。秋天的天空，像冰一般的澄澈。有大雁飞翔的身影，也有小鸟的嘹唳之声。出工没多久，沈鸿飞背着草绿色挎包在邓梅的陪同下，来到工地。这在以往是很少有的情形。有的女囚跟沈鸿飞打招呼：“感谢沈干事，来工地看我们。”但她们很快发现，沈鸿飞是看张雨荷的。

邓梅一个人查看波尔多液的配制，张雨荷则跟在沈鸿飞身后，走出了工地，来到一棵挺立的杉树下。

沈鸿飞问：“你很久没照相了吧？”

张雨荷答：“报告沈干事，在公审大会上的照片，是我最后一张留影。”

“我现在给你照一张，带给你母亲看看。”

张雨荷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照，一身囚服，丑死了。她看了会伤心的。”

“还是照吧。”沈鸿飞不容分说。

张雨荷见他从挎包里掏出照相机，就不再说些什么。其实，心里也是想照的。

“你站在美丽的杉树旁边，头顶着淡蓝的天空。好，别动了，妈妈看了一定高兴。”

张雨荷赶忙整理头发，也希望能把自己拍好点。

拍完了，沈鸿飞满意地点点头说：“回工地去吧。等我从省城回来，我们再见。”

就这么简单几句谈话和“咔嚓”一声的拍照，让张雨荷仿佛回到尘世，看到天堂！她欣喜不已，双腮粉扑扑，眼睛闪亮亮，脑海里想的都是母亲和沈鸿飞见面的各种情景：也许在医院，也许在街上，还有可能在家里呢！

今天干活儿，张雨荷和邹今图共用一台喷雾器。虽然都戴着口罩和手套，但不妨碍俩人说话。邹今图看张雨荷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心里明白了八九分——还不是因为工地上来了沈鸿飞。应该说，自己的第六感觉早就有所预感了。她忍了再忍，终于先开口，用试探的口气说：“那晚，邓干事把你叫到她的宿舍，好像她丈夫也在场。”

张雨荷答：“是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邹今图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“没事，怎么呆那么长的时间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张雨荷嘴角紧闭，把开关拧到最大，蓝色的波尔多液如发情般地喷射。

邹今图说：“我刚问一句，你就不高兴。心里想啥啦？”

心里想啥啦？——问话里潜藏的敌意和醋意，简直是羞辱性的。张雨荷用喷雾的“枪杆”使劲敲打茶树的树冠，以此发泄即将爆发的怒火。

邹今图见她不回答，就更加不满，又问：“刚才沈干事又找你单独谈话啦？”

什么叫“单独谈话”？张雨荷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活像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，将沈鸿飞视为“风月男”，把自己当做“调情女”，充满邪气，无情又无耻地撕碎了脑海里设计的沈鸿飞与母亲见面的动人场景。她一把扯下口罩，直瞪瞪地盯着邹今图，问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我管得着！”邹今图也是针锋相对，寸步不让。

张雨荷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恶狠狠地大喊：“你凭什么管我？就凭地上打了个滚，身上摸了几把？王八蛋！”脏话如流水般地从张雨荷嘴里涌出。当把“王八蛋”三个字骂出了口，她也暗自吃惊：神不知鬼不觉，自己什么时候成了易风竹？

邹今图的脸都青了，缓缓地摘下手套，把手掌举到张雨荷鼻子跟前，严肃地说：“凭这个。”

见两只红肿的手掌，上面道道血痕，点点瘀斑，歪七扭八地贴着橡皮膏。张雨荷吓得叫起来：“你的手怎么啦？”

“叫什么，还不是因为你。”

张雨荷问：“因为我？”

邹今图说：“是因为你。几次背木头，你每挪一步，我都用手掌稳住你的脚跟。你的麻窝子(即用极粗的麻绳编织的一种鞋，套在布鞋或胶鞋上面使用，很能防滑)戳破了我的手掌，扯开好大的口子。我用橡皮膏贴也没用，白天拿不住针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。”

在悬崖峭壁背木头，体力消耗极大，一个人一天充其量只能走一趟，所以要连续干好几天才能把陈司务长的木料背完。这也就是说，无论背多少趟，每走一步，邹今图的手掌都垫在张雨荷的脚掌之下。不能为自己一点需要，平安和快乐，看着别人遍体鳞伤。即使没有风月，也不能没有人性，况且两个女人的情事已渗入身体和味道里。张雨荷感到非常懊悔：觉得自己不能、也不该翻脸。她迅速冷静下来：你糊涂啦！沈鸿飞怎么比得了邹今图？前者是为了看病，后者是为自己舍命。即使放纵不好，那也强于绝望。豁出去了，继续“风情”、“暧昧”下去。身处一个极度压抑的环境，所有的感情都是破碎的，无常的，也是极端的。这时，再看一脸无辜的邹今图，张雨荷真的无地自容了，深感自己是亏欠她的，永远地亏欠，是个终身负债人——从那把锋利的镰刀开始，从半夜揉肚子开始，从几粒衣服扣子开始，从……很可能，出于“需要”，这种“亏欠”还会延续下去，自己根本偿还不起。这是个劫难吗？无法救赎而唯有沉沦。

张雨荷自幼性情刚烈，态度决绝。看着邹今图的“血掌”，她决心寻求弥补，以血还血。是的，只能以血还血！收工的时候，她第一个跑回工棚，像侠客一样，飞快地抽出邹今图割草的刀，尖利，雪亮，刀锋闪着寒光。这是她们初次交往的“见证”，也是相好的“信物”。张雨荷的袖子高高挽起，站在工棚门口，胸膛剧烈起伏，眼睛朝天，大吼：“你们都别进来，我等邹今图！”

女囚们止住脚步，只会拿笔的人，竟拿起了刀？向来从容的苏润霞也慌了，喝道：“张雨荷，你要干啥？”

张雨荷说：“不关你事。”

邹今图出现了！张雨荷右手紧握刀柄，睁大眼睛猛地朝着左臂砍去，顿时血流如注；再用刀尖扎进裂口，用力地挖，似乎是要挖出一块肉来给人看。

姜其丹一把夺过刀，说：“你疯啦！”

张雨荷大恸，叫道：“邹今图，张雨荷也有血！”

不管爱与恨，到了极点，都是血淋淋。

## 尾声

几个印有省立医院标志的小小药口袋，一件当时极其少见的确良衬衫，把沈鸿飞偷偷去省城看病事情泄露出去。把满腹狐疑汇报给场部领导的，不是别人，恰恰是和邓梅要好的陈司务长。

沈鸿飞做了检查，检查时没有涉及张雨荷的母亲。但他的同事和上级都疑心这事与张雨荷母亲有关。本来要调他到场部狱政科当科长，这下子“歇”了。“歇了”也值，因为沈鸿飞的病获得确诊，排除了肝癌。

严寒已经过去，春天尚未来临。一天中午，场部来了两个干部，宣布张雨荷收拾行李，调到全部是三至五年短刑期的刑事女犯中队，继续服刑。

张雨荷一边抹泪，一边收拾行李。她也不知道眼泪为谁而流，易风竹安慰地说：“别哭，这不是调动工作，坐牢到哪儿都是‘坐’。”

张雨荷眼巴巴望着邹今图，突然跑过去，伸出留有一道深深刀痕的胳膊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无法报答你，我会记得你的。”

“记得就是报答。”邹今图摊开手掌，密密的伤口愈合后，留下浅浅的印记。

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人是一种你不能离他太远，又不能离他太近的动物。”这种异乎寻常的爱，只能容纳在心里，且缝缝补补一辈子。而这于人生，是很残酷的。

邹今图真的是个故事，以传奇开始，以传奇结局。

她刑满释放，坐满二十年，一天不少。虽是孤身一人，但还是想回老家看看，申请后很快获准。中队干部对她说：“假如在老家能找到老房子、老亲友，还是回到家乡好。”

翻过元宝山，淌过沙白河，经过蓝白巷，来到邹家坟。“今今来了，我是今今——”邹今图泪流满面，长跪不起。

供上香蜡纸钱，她意外发现这里不仅有父亲的墓，还有母亲的。母亲的遗骸如何来到这里？是留玖没有死？还是另有好心人？

头上的天显出蓝色，大地无声，远树无形。

二〇一二年夏至二〇一三年春

于北京守愚斋

## 后记

在那样一个把公园树林里男女相拥的场景都视为流氓行为的年代，我是比较早地知道什么是同性恋的人。

一方面是因为学医的母亲。她像讲隔壁邻居日常生活琐事那样，向我讲述过同性恋。事件的女主人是有名的湖南军阀的千金小姐，丈夫是个上海商人，也有了孩子。后来，一个女人深度介入她的生活，成为新伴侣。一日，两个女人在浴室的亲昵动作被丈夫发现，很快演变为两个女人砍杀一个男人的“凶杀”场面。男主人公在一九四九年前后，还是我家常客。这个真实的故事比小说生动，听得我顿时傻掉。

同性恋知识的另一个来源，则是我所学习的戏曲专业。大学毕业，我进了剧团，戏班里常有同性恋。

有人说，由于同性恋没有生殖动机，所以更多地把性行为视为“娱乐”，或者干脆就叫“玩”。我不否认这个观点，但是很不全面，甚至不准确。其实，很多同性恋者并不把性行为看得那么重。她(他)们很注重情感！真的。白先勇有不少小说和散文涉及这方面的题材，在长篇小说《孽子》里，集中了许多笔墨展示了同性恋者的感情世界和日常生活，呈现他们“正常的”的“人”的一面。而且，同性恋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激情，“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，一发而不可收拾起来”。我在《邹氏女》里，之所以设计了让张雨荷举起利刃朝自己的手臂砍去的惊骇之举，也是想告诉人们，同性恋世界有着“以情索命”的惨烈

感情。白先勇毕竟是大家，在《孽子》中他所期待的“父(傅崇山)子(傅卫)”之间从对抗走向相互理解，分明隐喻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包容与接纳！白先勇作为一位同性恋作家，率先以创造方式，以小说形态，完成了对自己性取向的坦诚和认同，并“向社会发出了公平对待同性恋者的呼吁，表现了一个作家宽阔的人道主义的胸怀”。(刘俊《情与美——白先勇传》第206页，时报出版公司出版)

女性同性的社交之间，是有情欲表现的。若用彻底的“去性欲化”处理，那就不符合事实了。但就个人而言，我不想采用彻底的性交描述：摸来舔去，手脚并用，前庭后院，辅以工具等等，似乎唯有以女女性交为坐标，方可取得女同志的身份认同。我不是女同志理论的研究者，对这个问题认识浅薄。但我知道：在实际生活中，女女间的亲密从牵手，到接吻，到抚摸，到上床，“女性情谊”是非常漫长而曲折的，要到哪个阶段才算是身份确认？我想自己若写出女女之间暧昧流动、缠绵繁复的情谊，或许更符合中国文学中“无需言明”的浪漫传统。

我极其固执地偏向于文字的干净，含蓄。“两个女人死死扭缠交错，彼此吞噬。邹今图款款引导，轻浅得像一条溪流。张雨荷全身颤动，好像掉进了溪水，漫过了干枯的堤岸。乳房因抚摸而红涨，腿间因摩擦而湿润，密吻的间歇，张雨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自己甚至都听到了血脉贲张的声音。”这是我在《邹氏女》里写下的女女交欢的一段，仅此一段。的确，它比较模糊，且不刺激。我正是希望用这种“暧昧”态度来开启读者的想象。有了想象，女女间交欢时的亲热动作，就都可以揣测出更丰富的场景来。张爱玲在《流言》里有这样一段：“有天晚上，在月亮底下，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，我

十二岁，她比我大几岁。她说：‘我是同你很好的，可是不知你怎么样？’因为有月亮，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。我郑重地低低说道：‘我是……除了我的母亲，就只有你了。’她当时很感动，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。”台湾学者张小虹认为正是这段一直读不懂的片段，展现了瑰丽浪漫的色彩，并认为女女之间确有“情境式的女同性恋”，充满着“从年少到白首的与汝偕老”的意愿与想象。我喜欢这样的描述！带着一点点诗意。

留玖是用墨较多的一个。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男人的灵魂锁在女人的身体，是男与女的整合体——这是我对她的概括，也是我对她的迷恋。留玖对邹开远有恩，对金氏有情，对邹今图有恩又有情。在一个以“出卖他人、背叛情感”为家常便饭的社会里，留玖像是天外来客。在她身上，我倾注了敬佩和爱意。她也是有原型的。生活中的“留玖”能从厨房操起菜刀，追赶她的情敌。环顾四周，尽管现在人才济济，却已很难看到“血性”之人和“舍命”之举。《邹氏女》的结尾，我设计了一个疑问——出狱的邹今图意外发现母亲的遗骸安葬在父亲的旁边，这是谁做的？其实，在我心里早有回应：留玖没有死，是她安葬了金氏。老迈的她顽强地活着，等今今刑满归来。

邹今图成为同性恋者，是先天带来的，还是后天的熏陶？这几乎是无法说清的。在一个绝禁任何私人情感的环境里，她保留着个人感情的正常需求，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经验。她不漂亮，但吸引人，她也精于吸引。所以，当张雨荷初次割草，割得眼泪长流的时候，邹今图把锋利的刀从空中抛了过来。当张雨荷初次到县城胡吃海塞，要撑破肚皮的时候，邹今图半夜钻进她的蚊帐，施展十指功夫。当张雨荷在工地被人家揍得扒掉了衣服的时候，邹今图让她回监舍遮

羞。这一切都发生过了，张雨荷骤然面临死亡，她绝望地倒入邹今图的怀里，二人拥吻，相互触摸，自是顺理成章之事。文稿写毕，曾给台湾一位资深编辑过目。他来信说，不是同性恋的张雨荷同邹今图搞到一起，是“意外之举”，深感突然。读了这封信，我很伤心，问题不在于小说写得如何，而在于因大陆与台湾的环境不同，因为各自的经历不同，彼此的感受、感觉与判断竟可以如此对立。坐牢十载，我重新认识了我：自己的情感世界并非因为没有异性的存在而退化，反而愈发强烈。强烈需要爱，也强烈需要被爱，而且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。到了坐牢后期，连做梦都是“黄色”的，清晨起来，我曾为这样的“梦”而羞耻。后来，我想通了——我“黄”了，因为我是“人”。记得有一次，在陈乐民先生遗作展览开幕之前，我和陈丹青站在会场外闲聊，说起监狱的同性恋问题。我说：“握手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，可以握到麻木不仁。但是你到了监狱，感觉就彻底变了，突然有个人的指尖无意碰到的肌肤，尽管她也是个女的，但自己可以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彻夜回想。希望她再抚摸你！”他听了，瞪大眼睛说：“写出来，你要写出来！”

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同性恋的电影、绘画和小说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仍不能接受同性恋事实。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儿子是个同性恋，定会勃然大怒，脑子里想到的是躲在阴暗角落“胡搞”的一群。这与监狱里用“鸳鸯绑”惩罚邹今图、黄君树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大家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它？这里，我想引用李银河也说过的一段话：“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，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；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。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，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；我们不知道农民为

什么非生很多小孩不可，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。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一假如我们真想知道，是可以知道的。”(李银河《同性恋亚文化》第463页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)

二〇一三年三月

写于北京守愚斋